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27

逸周書集訓校釋七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官人弟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志視聲觀色觀材而用之徵驗齊辨也盧曰此論用謂辨論官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言論如字禮作倫盧辯云理次也志舊作言王念孫云當依禮作志齊如齊大小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之齊差其等列也德守變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愼彊其所不足而不踰此皆觀其所難禮施有禮而施惠德守操守也隱約謂在下位者血氣衰往往貪得自恣故觀其所愼勉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

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此皆觀其所當然義以方外則無苟且貞者精定不動惑良者量力而動不敢越限倉卒大故可以覘其識與守也方以類聚故觀其友任保也以信相親也釋名云貞定也良量也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此皆觀其才設假設也治謂倥傯之中處置得宜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此皆觀其養濫汜荒失也從讀爲縱常度也二讀爲貳昵親也狎則犯禮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精微也曲委曲備細也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方常般正淵深也儉卑約也篤于禮訥于言不自諱其不足是求益者也賢勝也防蔽而衛之也發讀爲伐禮正作伐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止留質誠也曲媚曲以媚人見物表見之事小證猶云小節以故自說者以他故自解其過晉語多爲之故韋昭曰多作計術文選注引賈逵云故謀也然則謂以詐謀自解亦通而志不淫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以威而氣憿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營惑亂也攝迫也和平其心堅固其守非有學者不能也不治言恇擾無主憿亦懼也鄙心假氣言不學而假血氣以自強攝如攝乎大國之攝舊作懾據後漢書注文選注訂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

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說以言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
曰愚依人也物事也數之言速也敬當依禮作驚卒倉卒也度
應以法度應之辯慧也依當爲隱聲之誤也隱暗
也數所角反敬讀爲驚卒與倅同言字舊脫依王念孫說增
依讀爲隱隱白虎通廣雅並云衣隱也禮中庸注云齊人言殷聲
如衣殷隱衣依古聲並同盧文弨云依讀爲菱未見所出
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置立也不過猶云不顧易移
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舊作移易據禮訂易以攲反
順予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
靜者也屏言而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妒誣者也險讀
爲儉多稽學之博儉貌心之廉屏當爲辨自順恣意自遂非是
而彊者明知其非故蹈之也妒誣妒賢誣善也險禮作儉古
通用屏禮作辨聲相近彊去聲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
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
也此之謂考志淵微之理發而顯之所以察者能見其深
志治者其志不亂也廢大也誣無實也三曰
誠在于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氣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
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處定也氣稟于天形成于地聲發于
聲之好惡象之處其氣舊作處其實據禮訂好惡如字
作處其實本于氣剛柔清濁氣稟之異而
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
氣中易義氣時舒知氣簡備勇氣壯力華誕虛妄流散言無相
也醒讀爲嘶嘶散聲中正
毗易信實之徵義剛氣充故時而舒也智者簡通賅備勇者壯
毅有力醒禮作斯孔廣森曰內則注沙猶斯也正義曰斯謂
酸嘶古嘶字單作斯耳今案說文作斯散聲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注云聲破也易以攲反知舊作和據禮訂聽其聲
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顯觀其隱以
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由者所從來之意也隱中藏也
隱顯二字舊互倒王念孫據禮訂四
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

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隱暱陽外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猶然舒和貌薦然如鷹之怒鷹神獸也侮陵也嫗然欲也瞿然瞪視之貌如雞將伏卵然愉讀爲偷苟且求悅人也薄懼作緜爾雅云緜喜也又荀子子道篇葢猶若也注云舒和之貌則宜讀如字薦讀爲鷹直氏反說文鷹擊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鷹遺黃帝又曰豸獸長豸豸然欲有所司殺豸卽鷹也禮作偷古通用瞿禮作矍玉藻云視容瞿瞿注云不審之貌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新禮作親古通假

質浩然固以安僞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浩然浩浩然無所阻閡也蔓然蕪亂貌中色誠中之色五口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

其情飾其僞以攻其名有隱于仁賢者有隱于智理者有隱于文藝者有隱于廉勇者有隱于忠孝者有隱于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盧辯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故生隱僞情實攻取忠誠也小施而好德小讓而爭大言願以爲質僞愛以爲忠尊其得以攻其名如此隱于仁賢者也好德好人之德己願當爲願慤也尊得攻名者表暴其一德以取美名前總攻舊作改據禮訂

辯而不遂此隱于智理者也前猶始也唱導也始則總率而唱導其功慮其實有不及則佯爲聽明內蘊之狀葢能發不能收又欲掩其不能者也遂直也言留其不盡又欲掩不盡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不對佯爲不窮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如此隱于文藝者也竭而弗終者意竭而弗竟其詞佯爲不窮者對非所問也託深謂託爲艱深貌上舊作空圍王曰本無脫字貌而讀爲貌如口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稱其

說以詐臨人如此隱于廉勇者也 矯厲矯情厲色也 亟欺冀反數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節其見物不誠于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于忠孝者也 見物人所共見之事若割股廬墓之類盧云發與伐同欲得孝敬之名是以名私身也 見音現下同 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悅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于衆而貌克如此隱于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 以重己也實實德也能爲近焉實亦弗至但懼衆不知其能交賢士故貌爲親密耳克能也 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 悖逆也節非所安故曰假行皆緣飾故曰見 誠舊作成據禮訂 言忠行夷爭靡及私施弗求多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 言發于中行歸于庸所爭必公求多求人之以己爲多 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 效功遂成也不苟合于世而能保身以遂志 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心弗德曰謙良者也 弗伐其智弗矜其施 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間之行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 微忽細微易忽幽閒幽室閒居慎行于獨非求勝人也亡如存所謂死者可作生者不愧 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 變謂變易其忠勤之志 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 不毀不瞭所守不戾不乖乎人有經言能守其常道 虛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 不過行言必顧行也不過道以道制行也 忠愛以事親驩以敬之盡力而不固敬以安之曰忠孝者也 固當依禮作面驩以養敬以事力竭而不見于面 舊合作驩以盡力而不口茲據初學記訂 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迹隱遠而不舍曰

交友者也 方嚮也志之所嚮任擔持之也隱遠不舍言迹睽而心合 迹舊闕禮作迷蓋迹字之訛 志色辭氣其入人甚俞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就人甚速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 俞然也人以爲必應然也工故工于詐謀也未得志則乞憐已得志則背叛是志于爵位之鄙夫也 此節及下節並依禮校補 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于物曰貪鄙者也 接爲安征奪隱據也 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 既不能斷而辭又不及言行所不足未能致者也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 從容克易言安然變易無慤作 亟欺翼反 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 略有知能便自誇詡故曰華誕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 類善也道行猶云行道不平言多詭異也 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不回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事阻謂行險也靜讀爲情揚振揚張大也靜禮作情文選注引此亦作情古通假

王會第五十九

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帝陰羽 此名爲會其實殷同故爲壇于國外孔曰除地曰壇王應麟曰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周禮掌次合諸侯設重帟又幕人云朝覲會同供其帷幕幄帟帝注云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以縮爲之愚案陰淺黑色以黑羽飾赤帝 陰洪頤煊讀爲翳翳羽葆幢也如是則不須言羽孔曰陰鶴也未知所本 天子南面立綌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笏 孔曰繁露冕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笏愚案玉藻注云笏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王曰崔豹古今注云冕綴玉下垂如繁露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綌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 孔曰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旁謂差在後近天子故其冕亦無旒愚謂荀叔蓋武王庶子今山西絳州西有故荀城笏諸侯以象長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首廣二寸半王曰笏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古者搢之以記事宇文周百官始執笏 堂下之右唐公

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綏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揖笏堂下謂中階之左右唐公春秋唐惠侯之先也或曰薊國也武王封堯後于薊虞公即陳侯殷公宋夏公杞也孔曰冕有繁露揖笏則虞唐同也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王曰祝主祭祀之贊詞能知山川敬于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瓚盛鬯酒之器以珪爲柄孔曰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旁之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彌宗尊也弭祝之所也旁之謂次珪瓚南而少後弭止也士喪禮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說文彌如招弭之弭宗字無彌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孔曰魚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贊相賓客禮儀也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綦幣焉綏無繁露孔曰郭叔號叔文王弟綦錄諸侯之幣也王曰號在畿內括地志云在岐州陳倉縣愚謂今在陝西鳳翔縣竟君奠言武王惟茲四人迪哲時號叔已死矣此郭叔益文王弟之子若孫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臺即壇也

壇有三成鄭康成說上等爲堂堂方二丈四尺三等每面各一丈二尺上言堂下是上等也此言內臺是中等也下言外臺是下等也其次自北而南故云正北方伯父中子與應侯曹叔相對不重言比要荒三服省文也孔曰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二舅成王之舅伯父姬姓之國王曰中子王之支子丁曰比輔也輔近王畿之地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孔曰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堂後東北爲赤帝焉浴盆在其中孔曰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其西浴盆之西立馬不以飾盖鳧羽以爲旌皆建于車上王曰公羊說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鳧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稅駕六馬皆青色陰羽泰士臺右彌士受贊者八人東面者四人中臺之外其左上士彌士卽中士下士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孔曰受賓幣士盖中臺卽內臺其外則下等也王曰泰士盖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其左泰士舊作其右盧疑其誤今訂正陳幣當外臺天玄駹宗馬十二玉玄繚璧綦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琈十二六入爲玄在緻緇之間天之色也駹罽也宗猶

先也以既先馬猶以乘韋先牛其下三者皆以玉先之繚繞也
綦帛蒼艾色或云雜文帛也參方四方者陳幣之次第方列之
也琱琫長尺二寸孔曰玄繚以黑紐紐之琱琫有鋒銳
王曰聘禮記絢組尺絢組亦名繅藉虎豹示服猛也 外臺之
四隅張赤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孔曰每角張
帝息者隨所
近也愚謂閭者聚也設于臺
之四隅如卦爻故曰爻閭 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
之毋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孔曰周公主東方則太公
主西方東青馬則西白馬
矣王曰鬣卽鬣字營牆環宮之牆也司儀注云官壝土以爲牆
愚謂矛刺兵也酋矛長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盧曰此東方故衣
青執矛餘
方各異 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稷慎至會稽二十國皆列
于臺東西面其序則自北
而南也孔曰稷慎肅慎也貢麈似鹿王曰大行人云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肅慎來
賀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在白民北
急就篇注云麈似鹿尾大而一角愚謂不咸山今曰長白山肅
慎今黑
龍江地 穢人前兒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孔曰穢韓穢東
漢東夷傳云穢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
樂浪爾雅注云鮫魚似鮎四腳前似
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

大者長八九尺上林賦之鰅
鮫魚卽此愚謂今朝鮮國
江原道古穢人地 良夷在子在子幣
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蕾則鳴曰在子 孔曰良夷樂浪之夷也貢
奇獸王曰爾雅疏九夷二
名 王曰說文鰅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
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上林賦注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
禺魚容 解隃冠 丁曰解
反鰅同 解音蟹隃音俞 發人麃麃者若
鹿迅走 盧曰發北發也王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愚謂
說文麃麤屬師古漢書注云麃形如麈牛尾一角孔曰
迅疾也 俞人雖馬 孔曰俞東北夷雖馬嶲如馬一角不角者
麃薄交友 曰騶王曰爾雅注曰驫角如鹿茸 驫戶
圭反案唐于逖聞奇錄云傳宏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
如豕仰鼻長尾有歧傳識之曰雖也雨則縣于樹以尾塞其鼻
驗之信然 說與孔異 青丘狐九尾 孔曰青丘海東地名王曰服虔云青丘
國在海東三百里山海經云在朝陽北
又曰青丘之山有獸如狐而九尾音如嬰兒能食人 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 孔曰周頭亦
羝牡羊也說文夷 海東夷王曰
羊百斤左右爲羝 黑齒白鹿白馬 王曰山海經云黑齒國在青
丘北呂覽云禹東至鳥谷青

巨之鄉黑齒之國東夷傳云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孔曰白民亦東南夷王曰山海經云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注云飛黃乘黃狐舊作騏又脫一其字據文選注初學記訂**東越海蛫**王曰東越閩州地孔曰蛫文蛤也夢溪筆談云文蛫即吳人所食花蛤也盧云文選作侮食形近而譌**歐人蟬**文蛫即蛤也夢溪筆談云歐在歧海中輿地廣記云溫台處皆東歐地愚案史記索隱稱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入江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故城北有甌水爾雅翼云蟬似蛇無鱗體有涎沫類篇云蛇蟬黃質黑文順謂縱切之蟬上演反今字作鱓生水岸泥窟中**於越納**孔曰於越越也洪曰說文鰫魚似鼉無甲有尾無足口在腹下愚案今名鏤螯魚納與鰫同奴盍反司馬相如傳禺禺魚鰫魚又作魶**姑妹珍**孔曰姑妹國後屬越盧曰即姑蔑王曰輿地廣記云衢州龍遊縣本姑蔑地愚謂珍當是一物未聞**具區文蜃**具區今蘇州府西南太湖也蜃蜌蛤之屬亡結反蜌雅以爲形似蛇又云狀似螭龍恐非具區舊作且甌據御覽九百四十一卷訂**共人玄貝**孔曰共人吳越之蠻玄貝斑貽貝也王曰爾雅注云玄貝黑色鹽鐵論云幣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　其音恭**海陽大蟹**孔曰海水之陽一蟹盈車王曰史記蘇秦傳云楚東有夏州海陽玄中記云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于山**自深桂**孔曰自深亦南蠻也謝曰當即菌桂葉似桂也三曰桂葉如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梫木桂也三曰桂葉如柏皆生南海山谷間**會稽以鼉**會稽山在浙江紹興府東南王曰山海經注云鼉似蜥蜴長二丈有鱗彩皮可冒鼓**皆西嚮**孔曰自大庳已下至此向西面也**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自此至奇幹二十國列于臺西東面亦自北而南也孔曰義渠西戎國茲白一名駃王曰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渠戎地爾雅云駃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三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駃愚謂涇北義渠乃戎之內徙者其始所在未聞**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央林一作英林王曰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身名曰蠻吾乘之日行千里　**北唐以閭閭似隃冠**孔曰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山海經云縣雍之山其獸多閭注云閭即羭也如驢歧蹄又北山經注云角如麈羊一名山驢儀禮注云閭如驢一角愚案穆

天子傳注引竹書紀年云北唐之君
來見獻一驒馬是生騄耳郎此戎也**渠叟以踶犬踶犬者露犬**
也能飛食虎豹王曰西域圖記云鉢汗國在葱嶺西五百餘里
古之渠叟國山海經云馬成之山有獸如白犬
而黑頭見人則飛露犬蓋此類王念孫云踶蓋蚼之假借字說
文云北方有蚼犬食人　踶音俱舊作跽音豹說文跽胡地風
鼠不云犬也廣韻則云跽比敎反能飛食虎豹　**樓煩以星施星**
蓋此字之譌久矣茲從文選注及王應麟本
施者珥旄孔曰樓煩北狄施旗所以爲旄羽珥王曰匈奴傳云晉
北有樓煩之胡地里志云鴈門樓煩縣故樓煩胡地
故城在代州崞縣東旄牛背膝及胡尾俱有長毛愚案說文云
施旗皃珥瑱也蓋垂旄于旗若珥然　施李善甘泉賦注引作
旄蓋所見本異　**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孔曰卜盧盧人西北
戎也今盧水是王曰
紈與綵同　紈渠尤反通作絿文選王融曲水
詩序紈牛露犬之玩字又从丸音桓注亦然　**區陽以鼈封鼈**
區陽亦戎之名王曰荊州記云武陵
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
封者若黿前後有首郡西有
一頭食一頭行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孔曰規規矩不履生蟲
鍾呂行中規矩不履生蟲
不踐生草王者至仁則出　**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
一角馬蹄王曰陸璣云麟音中

孔曰其形似雞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
信也王曰爾雅疏云鳳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采足高六
尺許　**氏羌以鸞鳥**氏地羌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鸞大
采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瑞應圖云鸞鳥赤神之
精鳳皇之佐愚謂今甘肅階州古白馬氐地也　**巴人以比翼**
鳥孔曰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王曰爾雅
注比翼鳥似鳧青赤色拾遺記云狀如雛而多力張華以爲
一青一赤愚謂巴
國今四川重慶府　**方煬以皇鳥**孔曰方煬亦戎別名皇鳥配
鳳者也王曰爾雅鳳其雌皇
人以文翰文翰若皐雞王曰華陽國志云黃帝爲子昌意娶蜀
爾雅云鶾天雞注云鶾雞赤羽
州謂之澤特　說文翰天雞赤羽孔曰鳥有文采者皐雞似鳧冀
名鷷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所據與孔晁本異爾雅注引此作
采雞邢昺疏云文鶾若采雞者
鶾若翬雉是郭璞所據本又與
所見則與許同今詳孔注似無
方人亦戎別名孔與鶯相配者王曰山海經云南方多孔鳥異
物志云大如鴈而足高細頸龍背似鳳自背及尾皆珠文五采
羽毛末皆圓文人指其尾則舞劉逵吳都賦注云
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阯皆有之　**卜人以孔鳥**孔曰
方人以丹沙

孔曰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盧曰卜卽濮也王曰郡國志越巂會無縣故濮人邑山海經曰桓山多丹粟荀子云南海有丹干本草云生武陵山谷 **夷用鬬木** 王曰夷山海經云在東胡東南方草木牛角孔曰木生水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愚謂古今注謂之鑒木出交州 **鬬茲消反** **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 孔曰康亦西戎別名食桴苡卽有身王曰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唐以其地爲康居都護府愚謂桴苡卽苡苢也 桴音孚又音浮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拿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 孔曰費費曇羊好立行如人被髮前足指長王曰山海經云巢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爾雅注云交阯及南康郡中亦有此俗謂之山都愚案史記西南夷傳靡莫之屬正義云在姚州北索隱云與滇同姓姚州今隸雲南楚雄府然則州靡西南夷也 費芳未反說文作㪷爾雅作狒拿舊作拏揜揜拿字通土螻舊作吐嘍據說文及海內南經注廣雅御覽訂 **都郭生生欺羽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 王曰海內南經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水經注云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愚謂欺羽當是鳥名靈光殿賦云佹欺傀以鷗眩欺羹鵬類 都山海經注作鄭生一作狌

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 孔曰善芳鳥名不昧不忘也 西山經云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令人不厭注引周書曰獻芳不昧疑幹或餘字之譌太平御覽亦作獻芳 **皆東嚮** 孔曰此東向列次也 **北方臺正東高夷嚍羊嚍羊者羊而四角** 北方臺正東者在臺北之東也孔曰高夷東北夷高句驪王曰九夷三曰高驪東夷傳云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述異記云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嚍苦簟反四或作六 **獨鹿邛邛邛邛善走者也** 孔曰邛邛獸似距虛負蹷而走王曰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子虛賦似羸而小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蹷以走二獸者非性愛蹷也爲其得甘草而貴之也然則負蹷者或邛邛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盧云爾雅邛邛距虛是一獸今此下文別出孤竹距虛則不與爾雅呂覽所說同也愚謂獨鹿邛邛距虛善走者也盧曰距虛二字後人以所習聞妄增耳今訂 **孤竹距虛王曰地里志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國姓墨胎氏愚謂盧龍縣今直隸永平府治孔曰距虛野獸驢騾之屬 不令支玄獏** 盧曰不字發聲王曰齊語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括地志

云令支故城在平州盧龍縣西七十里愚謂今在永平府遷安縣西爾雅云貘白豹注云似熊小頭庳腳能舐食銅鐵竹骨說文云似熊黃黑色 不讀如丕 不屠何青熊 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說文云熊似豕上林賦注云大身人足 東胡黃羆 在大澤東服虔曰烏桓之先也爾雅云羆似熊黃白 山戎戎菽 孔曰戎菽巨豆也王曰匈奴傳燕北文長頭高腳 云戎菽胡豆也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史記正義曰今奚國漢書注有山戎以戎菽徧布于天下 其西般吾白虎黑文 其西謂在臺之德則至 般音班據司馬相如封禪文般般之獸樂我君圃吾北狄王曰釋文云騶虞也海內北經云林般般當是部落之名猶之規規也吾者騶虞也般氏國有珍獸名曰騶吾注云吾亦作虞文選東京賦注引劉芳詩義疏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所見本已脫一般字矣黑文二字舊脫據詩疏鄭志訂 屠州黑豹 孔曰屠州狄之別也王曰晉史北狄有屠各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 禺氏騶駼 王曰管子云堯舜之王北用禺氏之玉又云玉幣有七筴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騶駼史記匈奴奇畜則騶駼徐廣曰似馬而青 大夏茲白牛 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 史記云禹鑿龍門通大夏

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地或云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 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縞身 注曰六韜云名曰雞斯之乘王曰匈奴傳隴以西有犬戎山海經云馬駿身朱鬣雞目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 文馬說文作鴈云文馬也吉一作古 敷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孔曰敷楚亦北戎黃山有獸如牛而蒼黑犬目其名曰犛犛音美與此每牛正合 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王曰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通典云山海經已有匈奴說文曰狡少犬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愚謂果讀爲倮倮胡犬深毛也 皆北嚮 北當爲南自高惟狡犬四足無毛也 皆南向 權扶玉目 此下五南少東魚復以下在臺夷至此皆南國在臺扶南蠻也玉目玉之有光明者形小也 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

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 孔曰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水中可居曰州州中出此珍木愚謂比閭即并閭也本草拾遺云櫚木出安南性堅紫紅色有花紋者名曰花閭 禽人菅 孔曰亦東南蠻陸璣疏云菅似茅其根下有白粉柔韌宜爲索 菅草堅忍王曰 路人大竹 孔

御覽九百九十六卷引作會人注云會一作禽

路人東南蠻貢大竹愚謂路音近駱疑卽駱越劉昫曰廣鬱縣古駱越所居今廣西南寧府地荆州記云臨賀東山中有大竹數十圍長沙鼈孔曰特大而美故貢也王曰湘州記其西魚復鼓鐘鐘牛孔曰次西列也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王曰爾雅鵡山雉注云鐘牛未詳愚謂魚復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揚蠻之翟孔曰揚州之蠻貢翟鳥王曰爾雅鵡山雉注云長尾者揚蠻舊作蠻揚丁嘉葆據孔注訂倉吾翡翠翡翠者王逸楚辭注云雄曰翡雌曰翠劉逵吳都賦注曰翡翠巢于樹巔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孔曰餘謂眾諸侯貢物也愚謂古之政謂禹貢及伊尹獻令也南人至眾皆北嚮南人北嚮則北人南嚮可知

伊尹朝獻商書此篇目也伊尹制諸侯朝獻之贄本在商書中錄于此以明自古之制也古者篇題皆大題退在小題下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孔曰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不利也爲獻令制其品服之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鮫鰽之醬鮫瞂利劍爲獻符夫餘婁挹婁傳云夫餘國在玄菟北挹婁古肅愼之國仇州海中州伊慮卽醫閭也九夷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世本曰芊姓東越趙世家云鬋髮文身甌越之民也通典云文身之國梁時聞焉在倭東北人體有文如獸頷上有三文左傳注云鞞佩刀削上飾荀子云楚人鮫革爲甲山海經注云鮫皮可飾刀劍本草注云沙魚一名鮫孔曰鰽魚名瞂盾也鮫文魚也愚謂醫巫閭山在錦州府廣寧縣西九夷卽禹貢嶋夷之地陸璣詩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狸背有斑文腹下純青一切經音義引臨海記云烏鰽以其懷板含墨故曰小史魚又引埤蒼云魚腹中有骨背有一首闊二寸許有鬐甚長口中有墨嗔則噀人吳都賦云扈帶鮫函注云鮫魚甲可爲鎧埤雅云鮫海魚也肰如鼉而無足利劍蓋倭刀之類慮音閭漚音甌鬋與翦同鞞舊闕據北堂書鈔訂鮫鰽卽烏鰽也瞂音伐正南甌鄧桂國損

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琦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王曰甌卽甌駱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番禺東秦取之爲桂林郡孔曰璣似珠者也愚謂趙世家索隱引劉氏云朱崖儋耳今謂之甌人卽甌駱荀子云楚緜之以鄧林損子疑卽曋都漢武帝置朱崖郡治此今在廣東瓊州府瓊山縣東南產里卽車里今雲南普洱府也百濮或云在巴中或云今雲南曲靖府地九菌蓋卽九眞漢爲郡今安南國淸化新平二府地漢書注應劭云珠崖郡在海中崖岸之閒出珍珠故名又今廣東廉州府本漢合浦郡有珠池在府東南海中產珠一切經音義引異物志云琦瑁如龜生南海中大者如籧篨背上有鱗斑之則柔埤雅云犀之通天者可以破水其次正插角腰以下通菌音駕又音窖短狗王本作矩狗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鬳耳貫胸雕題離身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王曰王肅云昆侖在臨羌西狗國犬戎也鬼親鬼方也山海經有聶耳離耳國呂氏春秋云北懷鬳耳山海經有貫胸國其爲人胸有竅雕刻鏤也題頭也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又有三身國一首三身又有黑齒國齒如漆荀子云南海有曾青丹干西海有文旄何承天纂文曰紕氐罽也孔曰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愚謂昆侖在甘肅西寧府西塞外五代史云狗國人身狗首長毛穴居世本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也國策云楚得枳而亡今四川涪州也會青銅之精楊倞云可化黃金出蜀山越巂後漢書云冉駹夷能作毳毲疑注云毳卽紕說文云罽西胡毳布也師古云氈毹之屬闕音吸或讀如攝離身舊作離臣誤也旄音毛犛牛之尾名犛以犛爲麾曰旄今四川雅州府淸溪縣大相嶺之外有地名旄牛產此牛背膞及胡尾皆有長毛紕卑疑反罽居例反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王曰爾雅北戴斗極爲同氏大夏在西域月氏擊而臣之莎車國治莎車城趙世家北滅黑姑豹胡北胡也代北狄之別秦漢代縣今蔚州樓煩在晉北月支居敦煌祁連閒漢匈奴傳有昆龍新犁國東胡在燕北漢鮮卑其支裔也漢匈奴傳大月氏出一封橐駝唐吐蕃獨峰駝曰駝千里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東夷傳句驪別種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愚謂空同國子姓舊說在隴右錢坫以爲順天府薊州東北空同山是也莎車國今葉爾羌地樓煩今山西寧武府地或云漢之樓煩縣在今山西代州崞縣東北月氏今甘肅肅州及安西州地昆龍新犁在匈奴北東胡今直隸承德府以東白玉出于闐馬父驢

母曰駴騱　氏音支嬴犁亦作
纖離李斯文乘纖離之馬卽此湯曰善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先謙　校

逸周書集訓校釋八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祭公弟六十　祭側界反禮記作祭公顧命

王若曰祖祭公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王穆王也祭公名謀父周公之孫于穆王爲從祖食邑在河南管城今鄭州地虔虔敬也夏爲昊天疾急溥大也禮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曰負茲今言不豫尊之也省省問弔淑也言不爲天所祐乃降是疾疾恐一旦不諱故望公告以美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尙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勤宅天命昭王穆王之父魂在先王左右言必死也勤勉也勉王安保天命　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畀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

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度如字度之度居也應亦受也言文武之安定下國制作陳布周密蓋惟天使之心能制義宜明德于是受命于天敷其文德于其身故付與四方用下土亦資周召之匡贊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大命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孔曰夷平也初也愚謂申重也蔑末也猶言端緒也龕與堪同將奉也執執持和和燮保安乂治也猶言端緒也龕與堪同將奉也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孔曰稱舉也也昭考昭王愚謂揚續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心猶言盡心率用也後漢袁安傳注云乃情猶竭情也率用也毛詩思文傳文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桓憂也言信如王言君臣當悉心以憂民使民和樂般樂也桓憂也方言文般音盤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惟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茂豐也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孔曰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愚謂言以秦武故能安受治之天用休美至于武王心乎茂安百姓敬承先緒爰申致天討而勝殷也公曰天子三公上下辟于文武三公師表百職承弼一人故呼而告之辟音璧文武之子孫大開封方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基丕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封讀爲邦方讀爲旁周所封建各有疆宇皆天所錫與武王者丕詞也繼國承家當思維周之基業自后稷以來積累千餘載而後受命可不兢業小心求所以永居之乎封方二字舊倒據孔注云大開國旁布于下土則舊本訛也王念孫曰封邦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始并宗子嫡子也今後所封建亦當思維樹屏之義以藩王室惠曰并屏古字通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孔曰言當以夏商爲戒無後難之遺守其序而終也既終之則有利于宗

皆由文武之德難去聲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孔曰寅敬也戾反罪疾謂已所行時是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恤憂也嬖御寵妾也莊正也小謀戾背理爲反以貧苦民爲罪急政害民爲疾固陋也寵妾棄后則夫婦之道苦風化之原薄矣小謀小人之謀無遠慮也嬖御士倖臣也疾嫉也家相嗜利營私者丕舊作不誤也反仁爲戾賈子道術篇文背理爲反管子注云以貧苦民爲罪賈子大政篇文莊士二字舊脫據緇衣篇訂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君德朝政責在三公故復申誡之若違道亂政受天下人詬詈是則大不善也孔曰泯芬與芬同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孔曰先王祭公所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遏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愚謂險于難言遠于難也免免于罪沒終也辟必亦反丁讀爲避淮南主術篇云圖野

險塗注云險猶遠也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孔曰皇大也言當式敬我言如此則天下皆安之曰康子之攸保勖教誨之世祀無絶不我周有常刑子指三公安子所保不違道以亂政也勖教誨陳善閉邪也不讀曰否王拜手稽首黨言黨善也美也孔曰王拜則三公拜可知黨如字一云通作讜讀他朗反盧云黨讜古字通

史記弟六十一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左史史官記動者戎夫名也遂往也夢人以往事相驚孔曰集取要戒之言月朔望日于王前讀之

左史書之班固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二文正相反史書之言則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淩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曰君不行信義由哲士故哲士淩君之政也皮氏古諸侯也愚謂哲士智謀之士如陳氏厚施竊國羽翼既成急之生變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有皮氏城詔詶日近方正日遠則邪

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國語云依峓歷華韋昭云俱國名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南有華城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孔曰賢良不行貨故蔽遠桀由好財亡也愚案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皆事之以千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干辛岐踵戎皆邪人也位正也政以賄成故無正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嚴兵猶嚴刑也淮南子云殷紂燔生人幸諫者爲炮烙鑄銅柱史記云紂故民莫親刑始於親自其親貴始也孔曰紂以暴虐亡也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孔曰君荒於樂則權臣專斷用刑濫矣有虞商均之後愚案史記陳杞世家云舜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亦封虞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索隱云梁國虞城是也據此則虞氏之亡當在夏季商封舜後于遂胡公其後也故云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孔曰謀主謂孤長丁曰人臣挾其奉孤之德而責大也前事謂專命無已遂致與君日疏位均勢敵也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三卿謀變質沙以亡孔曰錮職謂專權也愚謂錮猶廢也譁誅不服罪也質沙即宿沙始煮海爲鹽此其後也弗加誅斃因久拘而謀叛宿說文作夙而質宇古文作賀形相近三卿舊作譁卿依卜世昌本訂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間離間撓亂也史記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而禹滅之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孔曰無天命命在彊大者也有夏西安府鄠縣有扈谷啓也戰于甘滅扈愚案馬融曰有扈夏同姓國今陝西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孔曰皆重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分黨各有所事而爭立也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詔臣曰貴功臣曰

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 孔曰有功不賞而貴詔臣宜其出走也愚謂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 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 孔曰林氏諸侯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愚謂離戎疑即驪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 孔曰伐智自定也伏謂不爲之用曲集愉州皆古諸侯 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太平寰宇記云古居巢城陷爲巢湖湖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西孔曰秉政則專生殺而多怨讎君奪其政讎禍及故作亂 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鄫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鄫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鄫君以亡 孔曰柯所以秉喻君斧所以用喻臣不臨言不相承奉也小弱不能行令愚謂鄫國陸終子萊言之後妘姓也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北重氏少昊時木正之後左傳注云高平方輿縣西北有重亭今在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言鄫君以亡則國未滅也其後鄭桓公滅鄫在幽王時潛夫論以羔裘之詩證儉嗇非也 鄫音檜萊言亦作求言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山海經云炎帝之五世孫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是復土壤吳任臣云共工生術囂及句龍術囂襲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辛侯誅之以其弟句龍爲后土汲冢瑣語云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深淮之淵即術囂之臣也據此則非矣無臣言無人可爲己之臣也下官小臣也 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 孔曰爭爲犯難不果爲疑林氏恃勝上衡氏怠義所以俱亡愚謂僞讀曰爲古字通 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 孔曰二臣勢鈞而不親權重各養徒黨所以分國也盧云有南之國在南郡 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

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孔曰有果亦國名也外權謂外大國酋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酋羣臣貌眥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責臣之廉而祿不贍用故貌爲窮眥以罔上實則比黨虐民爲君斂怨也畢程卽周程邑益王季滅之據孔注曰有位無祿取名自成闕處疑是名字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以亡丁曰禮坊記有陽侯疑卽陽有陽都縣故城在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運移徙也業故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之君愚謂地里志城無親破國弗克業形而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之君愎者危昔穀平以亡盧曰形刑通朱駿聲曰類讀爲盭曰愎很類戾也國不勝破以刑爲業也愚謂外內相援如紂之前徒倒戈攻後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幷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趙曰阪泉氏疑是炎帝之後愚案史記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此炎帝卽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謂帝榆罔也神農本都陳又都魯阜榆罔徙于獨鹿在阪泉之側因又稱阪泉氏或以爲卽蚩尤非也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東出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南有涿鹿故城卽獨鹿也孔曰無文德故智士寒心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很盭也知過不更聞諫愈甚執事猶作事也不從不順理也宗職猶言盡職解體離心也縣音懸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路史國名紀云玄都少昊時諸侯孔曰棄賢任巫所以亡也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財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孔曰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無功盡賞無財可用唐氏堯帝愚謂屈竭也財字舊脫據孔注增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臣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重臣在山東東昌府茌平縣西南孔曰重臣之君畏

其并已惑之以女君昏于上權分于下所爲二也　重直龍反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貪成商伐之有洛以亡國語云當成周者北有潞洛左傳云晉竟工功土木之功成商成湯也

職方弟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孔曰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鈔出之欲時省焉國曰都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蠻之別貉狄之別鄭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四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愚案說文云閩東南越山海經注云閩越即西甌在歧海中文選注劉逵云秦以其地爲閩中郡詩韓奕傳云追貊北狄漢書揚雄傳注云貊東北夷郭璞云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　閩亡巾反貉莫覓反畜許又反周官

數下有要字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周之九州分爲三列揚荊爲一列自南而北由陽而陰也豫青兗雍爲一列幽冀並爲一列豫青兗雍事也賈公彥曰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禹貢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制九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淮周以淮爲青州浸疑同于殷鄭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浸可以爲陂灌溉者錫鑞也鳥獸鸞鵠鵽犀象之屬孔曰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賈曰皇覽云會稽山本苗山在山陰縣南七里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具區即震澤中江也一浙江南江也五湖彭蠡巢長蕩射貴鑑湖也禹貢云揚州貢金三品及篠簜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管子云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其水鹹宜稻　會古外反周官無雞狗二字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波溠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荊州北界禹貢以荊山爾雅以漢水此以波水則此州界殷大于夏周又大于殷也鄭曰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齒象

齒也革犀兕革也賈曰革用爲甲故函人有犀兕革也愚謂衡山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北荆州府監利縣南或曰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巴邱湖即江南之夢水經注曰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南入潕潕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故闕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以今輿地言之波水出河南汝州西南至魯山縣西合潕水東北至許州襄城縣東南入汝波在南潕在北荆豫二州界別于斯合汝以後則以汝爲界可知矣說文曰潕水在漢東荆州浸也春秋傳曰除道梁洛今洛水出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栲栳山南至州西入溳以後溳即洛矣通典云辰州貢丹沙禹貢云荆州貢金三品羽毛齒革爾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邵晉涵謂梁山即衡山　波洛舊作頼湛與周官同今據說文訂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頼湛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河自

華陰東至底柱孟津過雒汭至大伾其南爲豫其北爲冀三代皆同鄭曰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孔曰家所畜曰擾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賈曰竹木生平地曰林今許州見平地多林木愚謂華陰今屬陝西同州府華山屬豫則其西爲雍矣中牟今屬河南開封府滎滎澤沛水所溢周爲通川達于鉅野穆天子傳浮于滎水是也雒水出陝西商州上雒縣東北至河南河南府鞏縣入河說文曰頼水出潁川陽城陽乾山東入淮豫州浸今頼湛沒也一曰湛水豫州浸今頼水出河南府登封縣東陽乾山東南至安徽頼州府頼上縣東南入淮湛水出汝州寶豐縣東南魚齒山西北東至襄城縣南入汝漆木有汁可以髹物其木似樗枲麻也禹貢云豫州貢漆枲絺紵織纊　頼湛舊作波洛與周官同今據說文訂**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流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此青州當夏殷之徐州而兼得豫東之望諸其徐州西北岱大野則割以屬兗爾雅云沛東曰徐州是徐兗以沛爲界而此不然也沂山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南望諸孟諸也亦曰明都在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東北淮水在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北入海其上源自潁上以西豫荆之界非青境也泗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西南至淮安府清河縣北入淮沂水出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北西南至江蘇徐州府邳州入泗沭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南至江蘇海州沭陽縣入海今三水水道不與古同蒲生水澤所謂澤之萑蒲禹貢云徐州貢魚春秋傳曰鄫人藉稻又曰齊侯將食魯之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河自大伾折而東北至大陸之東南與界其南沛水過荷澤貫鉅野與靑分界又東北爲九河至逆河與幽分折而北得漢千乘及勃海之西境與幽分界蓋比夏殷縮其東北而贏其西南禹鄭云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爲雷雍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成陽愚謂岱今山東泰安府北泰山也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雷夏澤在曹州府菏澤縣北與濮州接界雍水在菏澤縣南二十五里或曰盧濟北盧縣維卽濰水然盧縣未聞有盧水濰水源流俱在幽竟非是孔曰四種黍稷菽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殷周雍州俱兼禹貢梁州之西嶽也地理志云吳山在汧今在鳳翔府隴州南風俗通云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決爲弦蒲藪今在隴州西四十里涇水出平涼府西東南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汭水出平涼府華亭縣西東至涇州入涇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西北東至同州府朝邑縣入河洛水出慶陽府安化縣東北東南至同州府華陰縣入渭禹貢云雍州貢璆琳琅玕地理志云京兆藍田縣山出美玉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多玉石謂終南山也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管子云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 弦舊作弦誤爲彊因誤爲彊耳今訂正 **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此幽州于禹貢爲靑州而兼得兗之東境河沛入海處于爾雅爲營州鄭曰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愚謂醫無閭在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貕養者子云齊有渠展之鹽史記云太公封于營邱通魚鹽孔曰四擾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河內謂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東河之西此冀州小于禹貢同于爾雅霍山一名太岳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其北蓋卽幷州境矣揚紆鄭曰未聞攷爾雅秦有楊陵呂覽作陽華淮南作陽紆俱云秦藪則不在此也冀藪當云鉅鹿或傳鈔者誤耳漳清漳濁漳水也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西南少山大黽谷其故道東至安平阜城入河露讀爲潞潞

漳水也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人清漳水汾水出寧武府寧武縣南管涔山西南至蒲州府榮河縣入河賈曰霍山見有松柏出焉 **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滹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此于禹貢爲冀州之地于爾雅則幽州也鄭曰恆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滹出廣昌易出故安凡九州山鎮藪澤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愚謂恆山北嶽也在直隸定州曲陽縣北昭餘祁在山西太原府祁縣東虖池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大戲山東至直隸天津府靜海縣入海嘔夷今名壺流河出山西大同府廣靈縣西東至直隸蔚州合桑乾河滹水一名巨馬河出直隸易州廣昌縣東至天津府天津縣入西沽易水出易州西山谷中東至保定府定興縣入巨馬河此據今水道言之古者虖池滹水當會大河入海孔曰五擾牛馬羊豕犬五種黍稷菽麥麻 **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

孔曰侯爲王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男任也任王事采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衞爲王捍衞也蠻用事差簡慢鎮者言鎮守之藩服屏藩四境也賈曰蠻之言縵以政教縵來之自此以下皆夷狄大行人總謂之蕃國愚案舊說禹貢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通五千里職方九服共四千五百里通王圻爲五千五百里大于禹貢者五百里云 **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 周官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鄭云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 鄭云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相維聯也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孔曰連率牧監各任能也土地所有乃貢之賈曰諸侯貢于王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之太宰九貢是也 **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鄭曰乃猶汝也

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孔曰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賈曰十二年王將巡狩之時先以文書戒敕于四方 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 者字當依周官衍賈曰王將發行之時卽在王前巡行前日所施戒令 道音導 王殷國 鄭曰殷眾也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殷國同孔曰不巡狩之年六服盡朝謂之

善化劉 鐫
長沙王 賓 校

逸周書集訓校釋九 南菁書院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芮良夫第六十三

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 芮國名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有南芮鄉北芮鄉成王時有芮伯爲司徒良夫其後也時厲王任用虢公長父及榮夷公皆好專利作威而不知大難故芮伯戒之 此節舊脫據羣書治要補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首謹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德民讐茲言允效于前不遠 致極也人君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效驗也 首謹舊作道謀否德舊作否德也或讀如鄙 商紂不改夏桀之並據治要訂否讀如字不德也道似桀故周代殷 改舊作道又脫有周二字據治要訂補 嗚呼惟爾虐肆我有周有家 言紂不道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

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言基業至重執政者當如先王之臣兢業匪贊奈何昏耄不顧治亂導王爲不順聚斂浚民繁刑督賦佐天子之亂心而進于禍患民何以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孔曰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以古爲鑑將以審己之得失不聞不知無責也知而不改末如之何故曰難也爾聞以下十二字舊脫據治要補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孔曰害民是與民之怨讐類善也不知君則怨深矣言上下無義共相怨懟則寡者危也嗚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孔曰雖野禽人養食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嗚呼下舊作三空圍據治要訂注同王念孫曰野禽家畜疑誤倒觀孔注則譌已久矣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孔曰專利爲貪曲從爲諛愚者盡心盡力之謂備豫防也單盡也專利則財力竭作威故民重足而立民不堪命必作亂矣而語詞作爲事據治要及御覽訂難去聲事王舊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不遠言莫能相尚代德謂可以代周之人盧曰患不在諸侯而在國人言內潰也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瞶禍亂烖遂非不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孔曰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居位瞶陽不聞亂心不惕悛改矧況也尚不知王定況貪諛之舊脫據北堂書鈔訂悛七宣反小子舊闕依盧說補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大囏偷生苟安爵以賄威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孔曰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苟且無遠慮賄賂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也賢者靖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倏忽所見本異故書心字大字並脫囏作善茲據治要訂我聞

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華美之言不能致之實用故無功篤行之士內外純一故可與圖終君子不以言舉人爲此也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顚覆孔曰蕃多徒眾言非一也愚謂誣妄蒙欺也如木之顚如器之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孔曰言其不足于道也乃汝也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爲僞通言無謂予僞以禍害相恐喝予實見爾有必然者也其後國人果叛流王于彘禮月令毋或作爲呂覽作詐僞詩人言白帖引作僞言是爲僞古通用之爲

大子晉第六十四大音泰篇內同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大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大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孔曰叔譽晉大夫叔向也大子晉周靈王大子名晉五稱說五事遂終也

聲就復與周二邑名周衰晉取之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懞子反而復之孔曰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懞覆也愚謂復還也師曠見大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于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大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孔曰語高于泰山言無上不安言飢渴也懾而忘度所以爲謙度上舊衍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其字依御覽刪忘亦作亡不驕自晉如周行不知勞甚成不驕言有成德不驕慢下舊衍始字依王念孫說刪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矐視道如咫施讀爲弛弛禁也限猶阻也將扶持也八寸曰咫喻近也言已不及古君子行積並去聲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孔曰問舜已下可法則之君子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

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居其所恭已無爲也奉合天養翼字也孔曰言其仁道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之謂聖于胼足胝不矜不伐天下利之而不德好取見趙曰返當作反盧曰指囚謂取人之善不好與謂牽以政而不務小惠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大道言其全體小道言其散于羑里也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謂義孔曰一人紂也義善也案今讀爲禮義之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宣顯辨別命以名命之也姓生也方義也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

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胄子國子也任事也率衆時作猶言率作興事伯長也移善謂推其善以治人同者同其好惡公之爲言能皆稱之曰公侯美也孔曰立名生物謂化施于民也成謂成物敦厚也訾歎恨也愚謂曲禮曰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言天下莫有抗也又曰君天下曰天子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春秋繁露云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是其義也獨斷曰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莫有怨訾言無一物不得其所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率衆北堂書鈔作齊衆伯上舊衍曰字據御覽書鈔刪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孔曰罄然自嚴整也愚謂方德常德也起精進不已之意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穆穆美也明明察也赫赫明也孔曰律法也熙熙和盛丁曰皆作言受其裁成也財與材通師曠束躅其足曰善

哉善哉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跼是以數也孔曰驟數也跼踏也王子戲問故曠戲答盧曰李登聲類云偏舉一足曰跼　東舊作東據御覽訂亦作踧躅音同跼紀于反又求于反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注屬也孔曰交言于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辭而音合于無射之律嶠曲名也師曠蹴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大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孔曰蹴然疾貌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愚謂爲治也麃麃盛由馨控不疑于心也　麃悲嬌反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特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孔曰辯別也爲人有所別唯特耳也宗尊也愚謂宗主也王子曰大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木舊作大夫何作天何茲依丁宗洛本師曠對曰汝聲清汗盛由馨控不疑于心也　麃悲嬌反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特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孔曰辯別也爲人有所別唯特耳也宗尊也愚謂宗主也王子曰大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木舊作大夫何作天何茲依丁宗洛本師曠對曰汝聲清汗

汝色赤白火色不壽聲散而不收如汗之出而不返清爲金汗爲火必附木以炎今無木故不壽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孔曰鬼神之事祕不欲令人知之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孔曰亟歸之年爲三年則王子年十七而卒也愚謂此篇晉史所記無疑以下諸篇疑皆是也

王佩弟六十五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佩德以利民猶之佩物以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合爲之因迎其機而導之故易成謀成在利用民利則順以事上周長有功在力多孔曰周忠信也愚謂長恆久也衆人協力故功績廣昌大在自克不過

在數懲孔曰以義勝欲得昌大數自懲艾則無過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豫前定也慎成敗于未爲察禍哉于所伏故曰一日二日萬幾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除害在勇安民在納諫孔曰時謂可伐時也舉合民心何患之有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信所可疑謂聽讒開虛曰孽子謂災害其子趙曰聽內聽信婦人偏愛之言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孔曰可否相濟曰和施施惠舍赦罪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孔曰聖人以聞過爲幸貴速改也受諫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爲基親賢人則固明君之義也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孔曰所與密所親近所任用皆忠良則福利至反是則禍害生愚謂離合民心向背也漢書主父偃傳引作安危在出令尊在慎威安在恭已威儀慎則畏之禮曰人有禮則安危亡在不知時背時則逆天逆天者亡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懈惰者不可與爲善猶豫者不可與乘時舍正大而趨邪僻雖有天位弗能安居蓋未有不審于得失之

術而能佩德者也

殷祝弟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中野邑名委棄也國中中野之都也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孔曰大帝謂禹明禹之事于士民也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殘何必君更薄湯所居言吾民已有湯爲君矣何必桀更爲此邑之君哉故書之君作之居殘作賤茲依丁本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于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孔曰不齊地名不齊舊不重又脫士字依盧說增士民復重請之丁曰士民請皆歸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

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吾則外言見外于士民也以吾道爲是猶可留而爲之今不然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孔曰南巢地名）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璽印也古者天子以至大夫印皆曰璽　舊脫取天子之璽以下十二字據唐六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增訂）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理正其疆理紀綜其紀綱）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孔曰逆天道故不施雌勝雄女淩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下必順上所以敎治也愚謂此篇之作蓋在春秋之季政在大夫駸駸有代興之勢故陳古以刺今謂湯放桀非湯放之乃桀自不能居而去非專政逐君者得以藉口末述湯誓見下不順上乃陰勝陽雌勝雄大亂之道也）

周祝弟六十七

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爲身災（維念也言所以告汝者恐汝不聞道而災其身也）

讙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讙讙譁衆盛之意善者生之惡者刑之經紀其禮法昌阜其貨財放逐其讒賊布和氣以登其壽予爵祿以成其名人君之職蓋如是其重大也）故曰文之美也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孔晁言牛以角人自死虛言致穢也）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孔曰以不怠故濟以趣時故聖）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患在怠行而多言故在

言舊作在口言王念孫據文子符言篇訂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時去不再來再來已非故不知道則廢時而趨禍因時在敏不知道則怠以棄福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三者自然之理理卽時也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物且何爲求生長收藏聖人命之如雞鳴而人以爲時時因其自然耳芸萬類或先而躁或後而怠其何求哉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正如正鵠以爲候也利以養民亦以爭民不有聖人執爲經紀不有刑罰何以弼教孔曰經經度之也敬敬上命也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丐而不敢以噬獵有爪而不敢以撅孔曰聽順靜服謂不爲亂也愚謂因其能者農工商賈各有業也獵讀若桓豪豬也撅搔也喻民有爭心而不敢肆訂盧云爪爲覆手叉爲手足甲論字當作叉撅掘同其月反勢居小者不能爲大持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執道者不可以不大

勢力也局于識量不勝大任執道猶執德也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之起自近者聲色臭味安佚皆性之賊執舊作勢依丁本二人同術誰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攫人之智也而陷于詐孔曰成者能昭猛者能生虎以貪陷穽人以欲陷詐攫胡化反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矣將至不可以無盾葉當爲華言有大美必有大患禍患之幾伏于衽席故見微慮遠者儼乎若矢之將至也孔曰盾喻爲人當有所備護故澤有獸而焚其草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大威天威也巧避也草與巧爲韻舊衍木字涉下句而誤耳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離遠也絕也天地生物有常國家遠患之在愼守舊章而君臣悉心植直吏反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曰還至也貌謂無實時至並應日出普照也還音旋謂周而復始也王念孫曰當爲遝與逮同爾雅

云逮及也時之行也順無逆爲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燀也固定上爲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略要也以簡御繁也孔曰燀然也火曰炎上牧法也丁曰桴編木爲之大曰桄小曰桴愚謂法明如火故人不犯不善易滋如水就下有道乃能濟定上盧云當爲走上愚謂或炎上之譌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頃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國皆若之何孔曰惡於何也言其微也覆滅也孤謂無人屠謂爲人分裂也愚謂頃讀爲傾事當作爭玉篇云古文爭字頃傾同危也舊作須又屠下脫一國字依王念孫說訂故曰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仄傾側也食謂明毀而魄生也臣陰君陽魁柄失則臣淩君行道也是如荀子是其庭之是讀爲視積微至亡尊卑反常由失道也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覆地載君臣之職其道則健順不竭天覆地載君臣之職其道則健順也害危也滄熱喻張弛寬猛也孔晁曰滄寒竭盡也滄音創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五行以生爲體以勝爲用萬物生成皆五行之妙用悉可稱名而尋繹也從順也飛潛動植各具一性而原始要終莫非氣化之自然川流殊派敦化則同故幽明陰陽短長柔剛執一而言者不知道者也孔曰姑且也言幽明之相代陰陽之變易短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無始無終之道也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爲可測跋動噦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爲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凡此皆自然之亦因其自然者而已爾雅曰貔白狐注云一名執夷陸璣云似虎或云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貅亦羆獸一名貙遼深也跋舉踵也噦氣出之聲息喘也牧牧馭刻雕琢也陰陽之號若風雷之屬噦許穢反文選注引作跋行喙息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

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此言生民有欲故天下多故也維彼大心是生包維彼忌心是生勝此所謂爲也孔曰包藏陰謀雄謂雄桀于人也勝謂勝所忌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天下之亂皆生於不安分分生于名循其名而察之則天高地下固其所也奚爲喜怒乎是故名以名者非人也物始而名始矣以名立紀者亦非人也名定而分定分定而紀立矣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人情無不嗜利聖人制其等天子乘土農工商各有差等其宮室車旗衣服器用罔不一斯列國一同卿大夫采不過百明章別威益欲其以道制欲故其紀一成而弗改也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焉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爲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孔曰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曰脩與條通條必有理也愚謂則者道之表也王念孫故曰舉其條則有理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　校

逸周書集訓校釋十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南菁書院

武紀弟六十八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習克口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口口不捷習不可口口於不足幷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功（便辟側媚國之蠹也臨權者貴審時而斷離罹也）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伐善者不伐三守（循順也順山川之形勢而固守之僻險僻也伐服不爲神所佑戰不正勝攻險多傷）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間謂設事以離間之薄迫也及其謀未定而迫

之推去也荀子曰孤獨而晻謂之危弱者綱紀存而人民寡衰者志氣衰而政事亂暴伐之也約貧困也　閒居莧反薄迫各反推他回反排擠也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　革讀爲疾革之革急也數悉主反革紀力反立之害毀之利克之易幷之不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　壞地同而有欲疑之勢故不利于扶樀而利于毀賊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幷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毀之未利克之難幷之不能可動也　越國鄙遠得故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壞地雖同而彼之戰守有餘故立之害毀之不利凡六時五動四順皆戰國之陰謀非聖人除亂救民之道靜以待眾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　彼不與我爭力使我雖有威權而無所用徒以兵甲亟作德不布於國人若是而可毀乎言不可毀也　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與無苦而危矣　振奮也民有離心不奮力以耕種失與失所與之人無苦而危言不待侵伐也求之以其道口口無不得爲之以其事而時無不成有利備無患事　求猶責也道謂交鄰之道靜爲使也時當爲事　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不道行事乃困　遷去也延進也　不作小口動大殃謀有不足者重之以不道也　言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　闕處疑是謀字　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也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也　本根幹枝倫質倫理也樞體樞機之體土地生物以養人故以爲本然必有德而後有人土財用此蓋失之侔齊等也以邦交離合爲輕重亦縱橫者之說　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畏鄰家難復飾也封疆侵淩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　幾失失國之幾阻疑也君臣相猜國政誰飾飾粉飾也所從之國非有德者豈肯扶之　畏舊作累茲依丁本以本權失鄰家之交不可以枉繩失鄰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

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無養不能覆字也本權猶言常變繩直也小國之存亡聽命于大國不可以常變曲直計較也據直以約若子產之爭承虧體以陰若句踐臣于吳而陰謀之虞欺也策謀也親而侵如約縱以擯秦摩迫切也施度於體不慮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鄰家則不顧難矣交體侵淩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養民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擯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施謂用財體國體也喪服失其所事交體謂敵國互相侵淩則邊鄙日聳不得其位即卑辭而不聽口財而無服國從失之意屈急窮乏也擯墜也枝計戰而不足近告而無顧告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閉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天命無爲是定亡矣言竭力事大大國不卹然後存亡可聽之天命也枝支持也近告求鄰國之援不悔不聽其悔過也于曰也不足之不舊闕茲依丁本說燕荊反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禮國之幹失禮則無以立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備弗可成舉物不備而欲致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法舊章也不時泥古悖今也失禮失經世之體備豫也勢不求周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因無文道外無武道往不復來者亡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古今未有求周則法時禮備不可闕一流舉猶荀子所謂流事言無根源也幾冀往去也仁者勇者去而不來也有悔求合言國勢已絀而後求合于人也據名而不辱應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而不費唯時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而有權久之而能口唯義應行應物以行咎病也施措施也拂逆也應行章本作隱行王曰無咎當作有咎丁曰闕處當是安字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

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量分量度法度謀惠曰
宋本作諆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不至妄爲不祥恃名者無實而盈而必亡虛願不修政禍不至逆天妄爲禍必來恃功者驕大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大上帝皇之世其次則立文是也爭而克楚漢是也其下則妄希政以求遂其欲奪而得桓大實殘民以逞適足爲興王驅除難耳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愼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謂也形當爲刑刑當其罪曰殺形刑古通假

高彪碑形不妄濫亦作形

銓法弟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畜容也敬謀祗德親同三不遠也親同同氣之親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慤自惡三不近也讒者變亂曲直諛者歌功頌德慤者衒怨次骨有如忠言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惡合計掬慮慮泄事敗是爲好害三不畜也竭敗也敗其所親近者以取信于君易寇者詐謀亂國甚於寇戎掬當爲播布也丁嘉葆曰書古文播形相似

器服弟七十

明器因外有三疲二用器服數犢明器送死之器言神明之器異于人用也因當爲茵所以藉棺者儀禮既夕云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緇二橫三賈公彥云用大功疏麤之布染爲淺緇之色記曰茵著用荼實綴澤焉蓋用一幅布爲之縫合兩邊爲帶更以物緣此兩邊因爲飾焉疲謂不任用也用用器也禮檀弓云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是也丁曰犢疑櫝譌四棓禁豐一觴棓讀爲桮盤盎之總名禁所以庋觴如方案橢長足高三寸豐承觶之器似豆而卑觴讀爲觴酒器也棓與桮杯並同說文桮匳也匳小桮也海內北經云蛇巫之山有人操桮而東向立注云桮或作棓是古字通假也大戴禮注云桮盤盎盆盞之總名王念孫曰觴之誤詩疏云總名爲爵其實曰觴式既夕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又曰朕矢一乘志矢一乘周禮司弓矢云大喪供明弓矢此不

言弓闕文也獨當爲韣韜矢之衣以韋爲之**食器**甒酒器中寬下直上五斗迺當爲酏酒也言肉之肥脂既夕云甒二醴酒醴醴脂此不言醴醴亦闕文也**侯樂**鉦璋鼗古琴字璋讀爲瑟聲相近笙簧皆以素布爲韣笙笋舊作筍據玉海訂**二丸弇焚菜膾五昔**丁曰凡物圓轉者皆曰丸愚案說文云弇蓋也昔乾肉也廣雅云焚乾也菜若韭芹之類膾或以魚或以肉昔若魚兔之類有五也纁裏**桃枝素獨簟蒲席皆素獨斧巾**纁淺絳色爾雅云三染謂之纁又云桃枝四寸有節竹譜云皮赤編之滑勁可爲席後世謂之桃笙簟方文席蒲水草蒲席顧命謂之底席皆以素布爲韣而繫斧巾焉爾雅云斧謂之黼巾佩巾也周禮冪人掌供巾冪凡王巾皆黼簟蒲獨斧舊皆倒依王念孫訂**玄纁緌繅冠素紕玄冠組武卷組**緌纁上疑脫一冠字玄冠委貌也緌系之飾繅冠以生絹爲之紕緣邊也以素繒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是既祥之冠也武冠卷也以組飾之又以爲纓禮天子朱組諸侯綦組**象琪纁璟繅紳帶**琪與璂同周禮弁師玉璂注云皮弁之縫中綴五采玉以爲飾此則用象骨也纁璟以纁懸瑱纁似纂而赤色璟充耳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繅紳帶者以繅爲帶而垂其首紳帶之垂者舊闕據玉海訂**象玦朱極韋素獨**玦決也一名觿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極所以韜指利放弦也大射禮云朱極三**簟篦捍**簟當爲箄形近而譌竹器之圓者以盛籥捍也鞢拾也韜于左臂也鞢謂之籥或曰書篇收拾衣袖以利弦也**次車羔冒口純**次車之乘以士禮言之其道車載朝服豪車載蓑笠冒覆式者也玉藻云君羔幦虎犆幦卽冒犆卽純闕處當是虎字音準緣也**載柱綫**未詳**喪勤焚纓一紿**喪與纕同類篇云淺黃色也勤當爲勒焚當爲樊俱形近而譌喪勒樊纓俱馬飾也既夕記云薦馬纓三就注云今馬鞅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皆蓋絛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愚案說文云絲勞曰紿以紿飾纓示不任用也天子之纓當五采十有二就**因**樊蒲寒反紿音怠**器皆載之**次車者**名有三**士禮啓殯祝取銘置于重既祖祝取銘置于茵注曰今文銘皆爲名是名卽銘旌也其制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賈公彥曰士無廐旌惟有乘車旌通此二旌則備三旌故曰名有三**幾玄茵**幾如雕幾之幾附纏之爲沂鄂也茵芝也漆爲茵形以飾車也幾音圻

纁裏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玄象玄純載于次車故別出之巾緣邊者　桃枝下舊衍獨字又獨布二字倒依王念孫說訂

周書序　孔子錄書有百篇之序詩序此書既爲孔子刪削之餘不應有序疑周末史官依放百篇爲之觀劉向班固言周書七十一篇通序爲數知作序者在向固之先矣然序文與本書時有不相應處豈本書有脫誤歟抑序者之失歟宋時此書有兩本一本序在書末一本散冠各篇之首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囷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文王出爲西伯入爲三公陳善納誨囷其職分然以紂之昏闇猶惓惓乎欲牖其明則忠之至也三訓蓋皆爲三公時所作　殷人之由人則民行惰而勸懲之柄失矣故訓以六方三術而導之中　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盲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性善常也變于習而爲不善非常也紂云無性盲常　盲盧改爲　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不善爲常故語丁改爲背茲依故書

示教作文酌此篇言斟酌爲政之事無明恥示教之意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口口凶年作糴匡　匡救也告糴以救荒然篇中有成年儉年饑大荒四節非僅言荒政也　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昆夷畎戎獫狁北狄詩采薇序與此略同通鑑前篇引此係之文王五祀殊宜也　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　言布文德于武事之中　武有七德口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盧曰所脫疑不止一字愚案文選魏公九錫文注引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今此二句在大武篇然則此序當云太公謨乎文王盧說是也　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　盧曰穆王當作文王豈穆考亦可稱穆王歟　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　舊闕脫據詩皇矣正義補　口口口

謀商難作保開 美公未聞疑 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
太公之譌
繁臨下以簡君道也簿 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 篇中
書程石則必有害矣 皆保
國之謀言謀 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 開二篇 丁
商難非也 曰
文下應 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 儆戒
有王字 也 文王告武
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 序
近以君德傳之子孫 文王既沒武王嗣
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致戎在慾距戎在德操 武王忌商周
勝算于無形故曰柔武
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 武王惡商之淫亂 武王評周公維
周公勸之纘緒也
道以爲寶作寶典 王念孫曰評
當爲辭 告也 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
之作酆謀 承應 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
也
順天革命申諭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 武順言軍制
穆言軍行之
紀律穆敬也 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於眾作和寤武寤

二篇 大事弔伐之事寤覺也以和民用武
之義曉眾也 於字舊闕茲依周本 武王率六州之兵車
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 牧誓言從征者八國耳
此云六州蓋廣言之 武王既克
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作大匡 救當爲牧範法也 作
本 大匡三字舊闕茲依丁
□□□□□□作大聚□□□□□□□□□□□□武王既
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
□位以官作考德 此俱有脫文 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
不可强解
申義告之作商誓 幾耿肅執皆殷之世族食采寰 武王平商維
定保天室規擬伊雒作度邑 皆故謂之諸侯誓讀曰哲 篇內有定天保依天
室二義此約略言之 武王有疾□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正要
之要 行政
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 商孽不
訓成王 靖周公
以敬命 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 雒作作雒 殷東
徐奄

皆三監所監以誅三監包黜殷踐奄者所謂虎
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 周公會羣臣于
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以下當有求字
格言至言也 周公陳武王之言
以贊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贊助
也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統本
也書大傳曰三統者所以序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是故三統
三正若循連環又曰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
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天有四時時有六氣氣有
三候積微以成著皇極不
建厥珍徵焉王者之所以敬天勤民也 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蔡邕明
論引月令篇名云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
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
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媟瀆
之義故以明堂寢月令以名其篇又曰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
人無文及周而文義備所說博衍深遠宜周
公之所著也邕論如此惜今之不可見也 周公肇制文王之
諡義以垂于後作諡法諡法前古未
有故曰肇制 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
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卽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

書訓恤刑嘗麥特其緣起
爾與周頌訪落小毖不同用
初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至此周
公代太公爲太師焉丁曰智仁義德武五則也 成王訪周公
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惟民務官
故云民事 周室既寧八
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職職貢也世嗣也
職上舊衍其字世作
後茲據玉海訂世如晉語
非德不及世謂後嗣也 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
豫詞謀守位作祭公據禮緇衣篇當作祭公顧
命謀舊作某依盧說訂 穆王思保位惟
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鑒古事以
自警覺也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
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弛廢
也 詩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
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小臣疑小
子之譌 晉侯尚力侵我王略
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口復王位作太子晉略經略土地之界也
太子謂之儲君儲猶待
也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作王佩佩猶飾也 夏多罪湯將放之徵

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儀禮有商祝周祝謂習于商周之禮者在周禮則喪祝之職也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此及下篇蓋商祝周祝之所記故以名篇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爲邦愼政在微作周祝微織也隱也君子察未萌之萌故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武以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師直爲壯然篇中言六時五動四順非直也唯文而和武而義庶乎近之積習生常不可不愼作銓法嶺南之犬吠雪不習見也爰居聞鐘鼓則眩視而悲不習聞也國之用人亦然一佞貢諛千直獲讒銓衡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此序也所以稱物也惜篇已殘缺與書不相應明一作民周道於焉大備於焉舊作於于趙本作於是乎茲據玉海訂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七終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八　南菁書院

逸周書逸文十一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七卷又五百三十三卷文選注五十六卷藝文類聚之四御覽八十四卷引帝王世紀謂在文王十年疑非也世紀此程寤篇逸文也去商謂釋羑里又云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于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博物志以告文王下有文王曰愼勿言六字又御覽別卷引此在程作在翟化爲松柏句作化爲杞

文王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文選注五十一卷此及下二節疑劉法篇逸文也御覽引風俗通云周曰囹圄令也圄與也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言令之也

文王曰周親民如子愛也文選注五十四卷

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劓刖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
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劓刖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劓以去其
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
五刑大義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並引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語本于此鄭康成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刖周改刖爲剕然呂刑有刖辟則周非無刖也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大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强梁好武侵陵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災予奚行而得免于無道乎大公曰因其所爲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　太平御覽八十四卷　此及下數條疑皆保開篇逸文也帝當爲商古文形相似强梁多力也史記云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因其所爲以興化者言民窮困易于見德也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商鞅傳　傳但稱書曰而索隱以爲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其必有據矣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漢書蕭何傳　餘傳此二句亦見史記張耳陳實之以劉向所奏之七十一篇也又案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毋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語意與此相似

大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
不狂不癡不能成事　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卷

文王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爲此則不祥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嘗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　太平御覽

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廣韻　惠棟曰此語別無所見當在箕子篇愚案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十朋令原公釋百姓之囚然則或是克殷篇軼文也又案竹書紀年統箋云王曰咨爾商王父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侯錫以道朕殫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逖其以屬父師云云未知所出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蓏之實通鑑外紀太平御覽一六十三卷又八百四十卷藝文類聚十一卷又七十八卷又七百皆考德篇逸文廣韻引周書神農作瓦器蓋以訓詁易之御覽八百三十三卷引神農耕而作陶亦不云作瓦器也

黃帝作井始鬵竈亭穀爲粥蒸穀爲飯燔肉爲炙初學記七卷二十六卷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九卷八百五十卷藝文類聚北堂書鈔路史餘論作井初學記引作穿井又引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粥路史餘論引作糜說文米部糜糝糜也黃帝初教作糜說俱本此

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漢書律厤志　元文引考德曰云是爲考德逸文無疑也解見嘗麥篇

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太平御覽七十六卷

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論語集解馬融注　此下皆月令篇逸文也邢昺曰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咸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鄭司農說以鄹子云云其文與此正同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愚謂周書自漢以來著錄特藏在中祕諸儒有見有不見故司農但據鄹子如謂得自汲冢馬氏安得徵引之哉考崇文總目有周書月令一卷則昺時其書尚存乃云亡逸陋矣賈公彥云鄹子書出于周書其義是一

三日粵朏尚書召誥正義　說文曰朏月未盛之明漢書律厤志引作古文月采篇語朱子謂采卽令字之譌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蟄蟲始震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　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　禁邕明堂月令論又月令問答　震今月令作振乃擇作乃以

掩骼薶骴　說文骨部　今月令在孟春白骨曰骼有肉曰骴記作埋胔呂覽作霾骴音義並同

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明堂月令論

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枯　國乃有恐　月令問答　春上疑脫一孟字雨水呂覽作風雨蚤枯呂作旱槁記作蚤落乃記作時

仲春始雨水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　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　月令問答明堂月令論獻記作鮮祀記作禋于

虹始見　說文虫部　今月令在季春

命榜人　張揖子虛賦注　說文榜人舫人習水者今月令作命舟牧益不韋所改

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　明堂月令論

季夏燒薙　說文艸部

腐草爲蠲　說文虫部　今月令蠲作螢呂覽作化爲螢蚜高誘曰蚜馬蚊也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口螢火也說文曰蠲馬蠲也从虫目益聲勹象形餘詳時訓篇

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　史記三王世家索隱今月令無此語

孟秋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月令問答　今月令在孟夏疑此誤也

中秋築城郭　月令問答　今月令作可以築城郭

七騶咸駕　月令問答　月令章句云七當爲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亦言六騶

中冬奄尹申宮令謹門閭　月令問答

歲將儳終　說文人部　說文曰儳精謹也今月令作數將幾終

季冬行春令則胎天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　月令問答　今月令作國多固

疾

震雨說文雨部　今月令無此語
說文曰震小雨也从雨眾聲　其語耳非原文也

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　月令問答　此撮

春牝陳弓爲前行夏方陳戟爲前行季夏圓陳矛爲前行秋牡
陳劍爲前行冬伏陳楯爲前行是爲五陳　通典□□□卷太平御覽三百一卷

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七卷初學記二十七卷　此以
五穀配五方禾者穀之總名粟即稷也

夏食鬱律桃李杏梅秋食櫨棃橘柚冬食菱藕　初學記二十八
百六十七卷九百七十三卷九百七十五卷　鬱律郁李也一
名鬱又名棣花木志曰鬱樹
甘廣雅曰一名雀某又名
爵李詩豳風曰六月食鬱

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　元文作百一十二尺依月令論訂　高三尺　元文作四尺依孫星衍訂

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
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
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牖高以下九字見藝文類聚三十八卷亦
曰太室句見初學記十三卷本書參以攷工記大戴盛德篇先言其制而後詳釋之焉其堂
中爲太室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廟東曰青陽太廟西曰總章太
廟北曰玄堂太廟居於四正太室之四隅各有一室並太室爲
五室每室一面中戶旁兩牖凡四戶八牖五室則二十戶四十
牖東南室之南曰明堂左介其東曰青陽右介東北室之東曰
青陽左介其北曰玄堂左介其西曰總章右介西北室之北曰玄堂右介其西曰
個在堂之兩旁隔之以序若儀禮廟寢之有東堂西堂也隅室
直個之後若東西堂後之有夾室也太室之上爲重屋其制圓
漢人謂之通天屋其制蓋始于殷故曰殷人重屋重屋之下爲
四注屋其制方當陷之上則屋翼反向外故曰乃位五宮咸有
四阿反陷堂廉深廣皆百四十四尺蔡邕云坤之策也其制蓋
因于夏攷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二七爲十

四丈益廣四尺而脩亦如之故漢司徒馬宮明堂議曰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是也高三尺謂堂之基因于殷之堂崇三尺也其檐榮之高十其階之高大戴禮云堂高三丈是也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凡九階階廣六尺三寸十其堂之一也室居中方百尺者統五室言之室中方六十尺者以太室言之五經異誼及北史李謐傳隋書宇文愷傳並引大戴明堂說云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七尺曰仞九尺爲筵九仞七筵變文言之實皆六十三尺攷工記云凡室二筵謂四隅之室也以六十三尺之太室加兩夾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堂內九十九尺今云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雖微有參差大致同也依此論則太室方六丈餘室各方二丈耳諸儒之說或以爲九室顯乖匠人之文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又違四阿之制堂高三丈而通天屋高八十一尺計高出于堂幾及兩倍非其制也外有二十八柱列于四方如使有疏有密不足以壯觀瞻如匀布之則中階之前遮楯一柱又何義也宇文愷傳引黃圖言前漢明堂之制又引禮圖言後漢明堂之制皆九室十二堂但前漢室有四戶八牖後漢則每室二戶爲異耳蔡邕明堂月令論雖云依周書立說其實半雜前漢之制大戴禮亦然學者宜分別觀之至攷工記言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孔廣森曰九筵似記者之誤愚謂記又云堂崇一筵亦誤也

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蔡邕明堂月令論此以亦論明堂之制也毛詩靈臺正義引盧植禮記註頖容春秋釋例及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以祖廟明堂靈臺辟雍太學爲一地文選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又藝文類聚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

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

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大戴禮保傅篇　接捷給備也史佚周太史尹逸也

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張華博物志二卷　此蓋王會篇逸文志云火浣布污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蠟布漢時有獻者刀則未聞

年不登甲不纓縢宮室不容初學記二十二卷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五卷　初學記又引孔晁曰纓縢甲不以組愚謂此前大匡篇逸文也容飾也謂勦罷也

年飢上用輿曲輈不漆矛戟纏羽旄不擇烏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二卷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魏策　王應麟疑此爲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

欲起無先史記楚世家　此即不爲物先之意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記蒙恬傳　澤傳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必參而伍之史記蒙恬傳　人夫欲參伍更議愚謂兼聽參觀之意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史記貨殖傳　江聲曰三寶金也木也玉石也絕謂不流通也

先其祘命漢書律麻志　祘算同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

知天文者冠鵸冠漢書五行志注　說文云鵸知天將雨鳥也禮記禮運述鉞皆鵸之假借鵸即鵸也或云記或云禮記總之出于周書耳師古曰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匡謬正俗云天將雨鵸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然則鵸冠象鵸之形非聚其羽以飾冠與左傳子臧好聚鵸冠異

以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　康成王制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正義云俗禁若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漢書陳湯傳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管子七患篇語

墨子七患篇　此與文傳篇語意相似而文不同故並錄之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愼大覽　高誘注　周書周文公所作　聽言篇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 呂氏春秋適威篇　高誘注云周書周公所作畜好也案此二語與呂氏指爲周公之言其必確有所據者矣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 芮良夫篇德則民戴否則民讐相似而高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後漢書楊震傳

揜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覽冥訓　高誘曰言揜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氾論訓　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愚謂用資也資以施行也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韓非子說林者字下疑脫不字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紳之束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紳通作申玉藻紳長制釋文本作申是古通假也申重也言申命以約束之或讀如字亦通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篇傳篇引此以爲鄙語　大戴保

宮中之宂食 說文弟七小部　說文云宂散也从宀从人在屋下無田事也段玉裁謂周書當作周禮然周禮實無此文安知不在周書亡篇乎許君偁引此書或偁周書如豕部豵下引周書文翰若彙雉未知義例安在今據凡偁周書及逸周書而不見于尚書者錄之

士分民之祘 說文弟一示部　說文云祘明視以算之从二示讀若算

味辛而不燎 說文弟十火部　說文云燎火兒从火翏聲呂覽注云癆瘌皆辛螫也螫與燎聲相近　說文云味辛而不烈烈燎聲之轉也段氏曰方言

來就慕慕說文弟十心部說文云慕思也从心莫聲段氏以爲秦誓未就予忌之譌恐未必然

竹箭如檜說文弟六木部說文云檜木也从木會聲子賤反

詢匠說文弟十立部說文云詢謀也一曰匠也从立句聲讀若駒案方言詢治也吳越飾兒爲詢或謂之巧郭璞讀若猴廣雅詢治也又云巧也又案說文所傳尚有荌荌巧言稱奉迋迭師乃捐實玄黃于匪圍圍升雲半有半無王出涙孳孳不急盡執柯諸句或爲尚書逸文或爲尚書異文未敢濫錄

君憂臣勞主辱臣死文選注四十七卷

善爲士者飛鳥歸之蔽于天魚鼈歸之沸于淵文選注四十七卷

魚龍成則藪澤竭則蓮藕掘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卷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卷

邱陵之人專而長初學記十九卷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七卷專圜也

容容熙熙皆爲利謀熙熙攘攘皆爲利往太平御覽四十四十九卷容容隨眾進退也熙熙盛也攘攘眾也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撝笏以示無仇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卷

甘食美衣使長貧御覽八百四十七卷

日本有十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堯時爲妖十日並出故爲羿所射死太平御覽三卷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莊子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淮南子云羿射十日中其九日中烏盡死古人寓言要有所本未可以理推測也

峗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神經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覽三卷續漢書郡國志太原郡介休河東郡汾陰並有介山然介休之山本名縣山以子推隱此更名介山惟汾陰之山水經注稱周七十里高三十里當是也今在山西蒲州府萬泉縣東晉語云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召中黶占之對曰蓐收也天之刑神也神經光未聞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山海經注十六卷漢書天文志云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有黃

詩地理徵一

南菁書院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國風

周南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右曾案周公周城在太王所居周城之西詳大雅周原杜預左傳釋例曰周扶風雍縣東北周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色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上銳見則干里破軍殺將郭璞曰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也

穆王田有黑烏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注十四卷案穆王之書並無闕周書下又引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烏跱衡馬驚觸虎云云則亦非出于汲冢瑣語也考藝文志小說家有虞初九百四十篇應劭曰其言以周書爲本然則此文及上三條出于虞初乎網羅散佚宜過而存之

城也魏收地形志曰雍縣有故城括地志曰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王禕周公廟記曰周城今爲岐陽鎮遺址猶存廣袤七八里南有周原岐山縣今屬陝西鳳翔府

或曰二南之分以地乎以德乎以德則同此文王之化何以有賢聖之分以地則分陝在武王之時而詩多作於文王之世何哉曰有文王時之周南召南有武王時之周南召南文王時之周南召南可合而不可分武王時之周南召南可分而不可合惟其合也故自關雎以至騶虞莫非文王之化惟其分也故周南爲王者之風而以爲聖人之化召南爲諸侯之風而以爲賢者之化何以言之文王之世二公但受采以爲卿士未嘗有分土也二南二十五篇除甘棠與何彼襛矣是武王以後詩其餘二十三篇作而未采安所得別而繫之故曰可合而不可分左氏季札觀樂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札曰美哉始基之矣其文王之德乎是其證也公羊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樂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郡國志宏農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分陝在武王得天下後矣於時太師陳詩原其風化本其分地以爲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周之詩也桃夭以至汝墳周以南之詩也而終之以麟趾謂非聖人無以致此也鵲巢以至騶虞則召公之分地也非賢人無以布此化也鄭氏注儀禮謂太王以召南之化基王迹文王以周南之化三分有二正以二南有聖賢之別耳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摯虞曰今

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此可見二南之名定於武王之世矣

呂氏春秋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右曾案非也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正義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紂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今以詩攷之江漢合流在荆州之域汝墳在豫州之南竟江汜沱俱在梁荆則不言南固不得以該之也左傳象箾南籥小雅以雅以南此又別一樂名程大昌以爲即二南亦非是

河洲洲說文作州本字也徐鍇曰古九州字與洲渚字同

傳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正義曰爾雅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王氏曰韓詩章句云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曹氏曰周地東表大河右曾案文王后妃太姒郃陽人也故詩人詠之以河洲起興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南四十里爲大河經流

莊子音義云北人名水皆曰河朱子集傳義本此

南有樛木

傳曰南南土也箋曰南土謂荆揚之域正義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荆州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

南國漢廣序

周書大匡曰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右曾
案正義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此詩
言漢又言江則作詩者應在江漢合流之處序先言文王之道
被于南國次言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則南國乃廣言之下篇汝
墳不更言南國可知統於此矣

漢廣

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
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沮縣沮水
出東狼谷水經注沔水一曰沮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右曾案
東漢水山海經謂出鮒魼山地形志謂之嶓冢山在今漢中府
沔縣西百二十里東經府境又經湖北鄖陽襄陽安陸三府至
漢陽府漢陽縣入江蓋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自均襄以下羣
川咸匯勢盛流浩故曰廣李氏曰大別之東彭蠡之西江漢合
流之處也

韓詩曰漢廣悅人也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
下乃遇二女佩兩珠云云故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水經注
沔水逕萬山北山下水曲之隈漢女游處也張衡南都賦曰
神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漢皐卽萬山之異名也右曾案萬山
在今襄陽府西十一里南距大江五百里非詩人所詠也交
甫不知何時人外傳特以廣異聞耳文選注引此一作內傳
一作列仙傳非謂詩卽詠其事也

江永韓詩作漾說文作羕

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
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荀子曰江出嶓山其原可
以濫觴孔子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嚴氏
曰江水尤深闊于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右曾案
江水自今四川松潘廳徼外岷山流逕成都嘉定敘州瀘州重
慶忠州夔州諸府州境又東逕湖北宜昌荆州岳州至漢陽與
漢水合又東逕武昌黄州入江西九江府境又東逕江南之安
慶池州太平和州江甯鎮江揚州常州蘇州太倉入于海凡逕
二十六府廳州境也

汝墳 說文濆水厓墳墓也此經正當作濆傳訓大防與說文合後人見爾雅汝有濆爲水名因改作墳正義遂謂水厓岸若墳墓矣常武傳訓濆爲厓而字正作濆益以知此墳字宜爲濆也 又案濆水厓當讀若墳汝有濆當讀若濮觀

水經注可見字
同而音訓異

傳曰汝水名墳大防也箋曰伐薪于汝水之側正義曰墳大防釋邱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伐薪宜于厓岸大防之上李氏曰汝水周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縣東南水經出梁縣天息山博物志出燕泉山水經注出魯陽大盂山地理志出定陵縣高陵山說文解字出盧氏縣還歸山至蔡州褒信縣入淮右曾案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七十里大盂山經伊陽及汝州南又東南經寶豐縣下經許州之襄城郾城南汝甯等處經汝陽縣北又東逕新蔡西至安徽潁州府境入淮

爾雅釋水云汝有濆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

云遵彼汝濆地理志汝南郡汝陰縣汝陰故城今安徽潁州府治也莽曰汝濆郡國志汝南汝陰縣劉昭引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濆水經汝水注汝水逕奇額城西北奇額城在今南陽府葉縣東北二十三里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濛水爾雅云汝有濆濆者汝別也又濛水注曰汝水于奇額城西別東派東北流枝濆右出世謂之死汝無水故曰死汝潁水注之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召陵城在今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又東汾溝出焉又東逕征羌城北征羌故城在郾城縣東南水南有汾陂俗音糞汾水東注焉此陂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西華縣今屬陳州府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汝陽故城在陳州商水縣西北東注于潁又潁水注曰汝水枝津承汝水別濆于奇額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濛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征羌縣又東逕西門城郎南利也北三十里曰孰城號曰北利故濆出二利之閒闕汝陽之縣名曰死汝今商水縣西三十里有故濛水縣其南有廣利原疑即南利也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北南頓今商水縣治也又東南逕鮦陽城北鮦陽故城在今汝寧府新蔡縣北五十里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固始今屬光州又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東逕胡城南胡城在今潁州府西北右曾案漢之汝陽汝陰皆濆水所逕而名之曰汝則濆亦汝矣莽改汝陰爲汝濆地道志實之以陶邱鄉郭璞又引詩以證爾雅可知詩本字從水作濆也然伐薪應于厓岸不當在水旁故傳箋不從爾雅釋水文耳明一統志汝濆城在南陽縣爲漢廣郡治隋廢郡唐貞觀中省縣入襄城王氏引韓詩汝濆辭家也劉向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上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向習魯

詩此蓋申公遺說伐條枚以爲樾平治汝濆之水與

召南

陸氏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召亭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陳暘樂書引古琴曲云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之作文選注引琴操云騶虞者邵國女作也以召南爲邵國豈三家之遺說歟

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于東都受采晉書地道記河東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元和郡縣志王屋縣本召武公之采邑案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七十里有故邵原關南山

傳曰周南山也正義曰大夫不越境迎女明在周也故曰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右曾案文王時二南未分故詩在召南而以周解之地理志在右扶風武功縣東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郡縣志終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一

甘棠美召伯

箋曰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未知何據燕國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說苑稱詩傳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焉燕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攷召康公卒于周康王二十六年甘棠之詠蓋在昭穆之世矣而說者謂周南統於文王故周公無美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則蔽於成康以至共孝無詩故耳且二南二十五篇惟甘棠江汜何彼穠矣三篇言美言美則有可刺者矣豳風言美周公而列於變風則此三詩者何以入於召南周召二南相應而召南獨多三篇則此三篇者豈非後之太師所附益而非武王時采得之詩之明徵矣

江汜說文作滜江渚江沱

傳曰決復入爲汜渚小洲也水枝成渚釋文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　沱江之別者箋曰江水大汜水小似嫡媵宜俱行江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右曾案決復入爲汜釋水文郭璞曰水出去復還蓋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其別而入于他水者爲沱水經江水注蜀有涸瀆水疑卽所謂汜也釋文稱韓詩曰水一溢一否爲渚蓋渚本小洲水落則見水漲則沒韓與毛同義也水枝謂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穆天子傳所謂枝詩則渚之小者詩沚古今字江賦曰因岐成渚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梁州之沱也鄭解禹貢曰地理志蜀郡郫縣江沱及

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出於此江原有
鄡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鄭以鄡江爲
江沱而箋詩卽引禹貢以證蓋亦指鄡江也江原今爲崇慶州
鄡江在西北五十里武陽故城卽今眉州彭山縣治鄡江亦曰
大阜江自灌縣南四十里廢青城縣南流入崇慶州界逕州北
三十里又東南逕州北十里又東逕溫江縣西南新津縣東又
南入彭山縣界也李氏曰江沱之閒卽梁州之界

王氏曰楚詞哀郢遵江夏以流亡夏夏水也自江而別以通
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詩所謂江
有汜也又引洪氏楚詞補註云水經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
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右曾案夏水在荆州受江會漢康成以荆州之沱故曰浮于
江沱潛漢以解江汜非鄭意也且王氏旣以江沱在梁州而
復引荆州之水以實江汜豈文王之世而有一國而跨二州
之境者乎

地理志言江沱者三蜀郡之汶江也（汶江故城在今茂州北二里）南郡之枝江也（枝江故城在今卽縣城北）汶江之沱今在茂州保縣西水出縣西北花巖山下東流至黃州西南入江是其水不出于江也卽縣之沱冠以禹貢故說者宗之郭璞江賦玉壘作東別之標（玉壘山在今灌縣西北三十里其爾雅音義云蜀郡都水縣水當作安在今灌縣西北二十六里）湔山沱與江別通典沱水在彭州唐昌縣黃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皆本班志岷江

南流至灌縣西北其正流南入崇慶州界支流分三道東北出者爲湔江亦曰沱江東逕崇甯彭縣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一爲郫江亦曰內江又名石華渠東南經郫縣南歷成都府城西折而南又東合于流江亦曰檢江又曰外江由灌縣東北經崇甯彭縣新繁縣又東過府城北折而南至府東南十餘里合于郫江又逕雙流縣東南至新津縣合于大江而入彭山縣界蓋班氏黃氏郭氏以郫江爲沱杜氏以流江爲沱也然攷水經注江水汶江道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則古無此沱可知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檢江卽流江

自冰穿之則冰以前無支流可知故顧祖禹方輿紀要曰世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爲沱水夫二江爲李冰所引非禹貢之沱也枝江爲荆州之沱而正義引鄭說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是亦非禹貢之沱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

詩地理徵二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國風

邶鄘衛 邶本又作鄁家語後漢書后紀注外戚傳注皆引作鄁說文無鄁字金石文跋尾載衡方碑作背一統志邶城在衛輝府東北郡國志朝歌城北有邶國鄘漢書地理志作庸

南菁書院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地理志曰河內本殷

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衞于河南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右晉案邶鄘衞者一朝歌也兼言之者猶殷商荆楚云爾亦以別於楚邱之衞也武王分殷爲三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衞（說俱詳下）而邶鄘衞之所都則同在朝歌如春秋鄭莊公克許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同在一城故謂之監故曰尹而教之迨成王既黜殷命封康叔於殷虛朝歌其地則故邶鄘衞所尹之地也故國以衞名而詩統謂之邶鄘衞左傳季札觀樂工爲之歌邶鄘衞札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北宮文子引今邶詩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而以爲衞風是知太師舊弟不分三國矣漢初師儒詩以諷誦相傳迨乎著之竹帛見其篇什繁多較異他國乃分之爲三猶雅之有什耳習以相傳遂忘其故深求其說更滋轇轕之論吾無取焉

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述多是殷制武王因之使管蔡等監於祿父之國但王制之監不必有分地此則有分地者恐祿父不能撫其民也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殆與舜之封象相似所以然者非以防閑祿父束縛馳驟之也故都之地兆姓所聚周之入殷市不

改肆野無輟耒五方錯處而重以腥聞所染暴戾恣睢故三監雖有分地總處都會以理之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衞世家曰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比諸侯爲武庚未集索隱曰恐民之叛也集和也恐其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是則武王立監其非瓜分一殷以封殖其弟可知也三叔其不遠離如鄰國友邦又可知也迨乎殷命既黜以殷虛改封康叔故家大族或徙之魯或遷之雒然後以康叔理之猶且不廢監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所以相康叔亦猶管蔡之相武庚也而鄭氏遽謂成王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衞之子孫并彼二國變風之作各有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衞之詩其意蓋謂周公建國上公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則請先解鄭之疑而後正其失管蔡世家曰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衞君然則商之邦畿容或通三亳河北爲千里如宗周洛邑之短長相覆也今姑無論此卽以鄭所舉太行桑土衡漳之地計之則春秋時可攷之國如邢侯凡伯胙共伯燕伯郕伯雍邘邗檀溫子之類皆在其域而左傳祝鮀述衞之境云自武父以南至于圃田之北竟彰彰可攷其不兼盡邶鄘衞之故地無疑也不兼盡邶鄘衞之地而兼

存邶鄘衞之名者則以邶鄘衞之所都卽殷之所都武王巡守陳詩觀風殷都所獻不知其是邶與是鄘與則統目之曰邶鄘衞後之太師因而不革及夫子錄詩則又曰是固邶鄘衞之詩也非楚邱衞之詩也成公以下無詩文公之詩如定民所賦夫是以傳之至今也而鄭氏強區爲三國於是康叔不得爲妹邦之主鄭氏注酒誥云妹邦者紂都所處於詩國屬鄘康叔爲其連屬之監邶鄘有烏有之君矣試思同一淇水三國共詠鄘有申河衞亦有河水戴公東徙渡河水野處漕邑文公升漕虛而望楚邱二邑相比而於詩漕在邶楚邱在鄘同一泉水而毖彼泉水則爲邶之詩竹竿泉水則爲衞之詠其果何所別也譜曰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猶云此邶人所詠此鄘人所賦云爾然邶風變於頃公之世則鄭意二國之亡必更在其前自頃至於戴文二百四五十年之久猶未被衞之化乎鄭滅虢檜秦啟岐豐豈岐豐虢檜之人獨無所傷乎獨不可從其國本而異之乎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衞所能亂杜氏曰鄘在沛河之閒俗近齊聲所以別于衞夫詩之爲物本性情道風俗察治忽愼萌芽不以其音也且三百五篇絃之合于韶武又何鄘衞之可別是皆以漢人誤分之詩紛紛揣測而不知詩之本不分也

說文曰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不言國而言邑正許君之精于解字處知在北者邶字从北又或从背作鄁或假借作背背亦有北義郡國志朝歌北有邶國漢志言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

之而以邶封紂子武庚此說考諸周書爲不合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云東謂衞蓋管叔監於朝歌城東古衞國之地周書世俘解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衞告以馘俘是衞亦古國也屬東諸侯之國屬總制之也東謂殷都以東徐奄諸國及熊盈也故總謂之東至康叔受封於殷虛殷虛朝歌也今河南衞輝府淇縣北二十里有殷虛橋乃以古國名爲新號注又云殷謂邶鄘蓋武王封祿父於殷都而朝歌北之爲邶續漢書云朝歌北有邶國南之爲鄘詩補傳云鄘亦故商邑卽孟庸之所出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皆總屬焉故通謂之殷是邶鄘有地存名而無主國與衞同也至康叔都於朝歌其國自武父以南至於圃田之北境而朝歌北之爲邶南之爲鄘亦均屬也則康成謂北邶南鄘東衞爲合於

周書而服虔謂鄘在朝歌西皇甫謐謂東衞西鄘鄭樵謂中衞南鄘東邶又或謂南邶北衞似皆未審也康叔兼得邶鄘衞之故都而國獨氏衞者以得故衞之分地多也攷朝歌城在今衞輝府東北七十里衞輝府北至彰德府百三十里彰德府至磁州七十里州有武城有淦水武父卽武邑之父水也淦假借作父則武父在衞北百五十里而近衞輝府南至開封府百七十里中牟縣在開封府西七十里圃田澤在焉則衞之南境幾三百里故曰得故衞之分地多也至於東及兗州乃殷時東境康叔之境地朝歌東惟今之明縣東卽曹州菏澤接壤西阻太行與晉連界朝歌西惟今之輝縣西卽澤州太行之總會東西之地止二百餘里故曰兼得邶鄘衞之

地也得其地而詩繫故國者作者各操土音而異也樂府亦仍其舊爾

漕　虛

傳曰漕衞邑也詳擊鼓章虛漕虛也詳定之方中章漕衞東邑詳載馳章括地志曰白馬故城在滑州衞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括地志又載衞南故城在今滑縣東六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城故衞之漕邑通典載滑州白馬縣衞國曹邑右曾案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泉水詩云思須與漕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于漕邑皆卽此也鄭志答張逸云漕在河南今在衞輝府滑縣東南

寒泉

水經注曰浚城側有寒泉岡世謂之高平渠非也通典載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後漢書注同右曾案宋書索虜傳渡河屯濮陽南寒泉卽此濮陽今大名府開州西南有故城

浚

傳曰浚衞邑也水經注曰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逕祁地入沛案李氏說本輿地廣記及太平寰宇記顧氏曰浚水在開封府城北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案此本陳留風俗傳王氏應麟曰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爲正右曾案水經注曰汳沙爲陰溝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乎然則開封浚儀自以儀邑得名非衞浚也近志又云開封城西三十里有寒泉陂總以浚儀轆轉

滋訛耳

涇以渭濁

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此絶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鄭志答張逸云衞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絶去不復還王氏曰職方載雝州川涇浸渭地理志云渭水出隴西首陽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右曾案涇水出今平涼府西四十里开頭山山海經云出涇谷山淮南子云出薄落山東南涇華亭涇州邠州之長武邠州涇化永壽西安府之醴泉涇陽至高陵縣西南入於渭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鳥鼠山東涇鞏昌府之隴西通渭甯遠伏羌秦安秦州清水鳳翔府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西安府之乾州武功盩厔興平咸陽鄠縣長安咸甯高陵臨潼渭南同州府之大荔華州至華陰縣東北入河杜篤論都賦云帶以涇渭號曰陸海又云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三秦記云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

黎說文作鼏

旄邱箋曰黎國在衞西今所寓在衞東正義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衞之西也王氏曰呂氏春秋云武王封帝堯

之後于黎案六韜決大疑云武王封湯後于犂犂黎同說文云鼩國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後魏移置縣右曾案漢壺關析置上黨縣明初省嘉靖八年置長治縣爲潞安府治今府城西三十五里有黎亭在黎侯嶺上壺關縣在府東二十五里黎城縣在府東北百一十里蓋俱黎地也

式微旄邱譜在宣公之世宣公卒于魯桓公之十二年左傳言赤狄潞氏奪黎氏晉滅潞立黎侯在魯宣公之十五年上距衞宣公之卒一百有七年明非一時之事然詩序狄人卽傳之赤狄上黨與懷衞壤地相接自衞宣公之卒下逮懿公之滅僅四十二年不卽鄰國之難而其子孫亦卒覆亡焉豈不哀哉序以爲責衞不修方伯之職哉謂衞棄其國可矣嗚呼豈惟不修方伯

中露刘女傳引作中路云黎莊夫人不得于夫守貞而作乃與傳母聯句也

傳曰衞邑也右曾案通志氏族畧云唐表載帝摯子元堯封之于路歷虞夏稱侯此邑殆其故地也

泥中

傳曰衞邑也王氏曰地理志云東郡有黎縣水經注云黎縣故城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衞詩謂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郡縣志云黎邱在鄆州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衞因以爲名右曾案左傳太叔疾取初妻之

娣置諸犂犂黎古通用皇輿表在曹州府鄆城縣
地理志魏郡有黎陽縣晉灼曰黎山在其南則黎陽自以黎
山得名非黎國也王氏又引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漢爲黎
縣故臨河故城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本漢黎陽縣地
後魏永安初分置東黎縣隋開皇六年改置臨河縣金廢則
臨河并非黎陽之舊乃以爲漢之黎陽不亦謬哉
旄邱釋文邱亦作北一字林作埜云埜邱也亡周反又
音毛山部又有嵫字亦云嵫邱亡付反又音旄
傳曰前高後下曰旄邱正義曰釋邱云前高旄邱九域志云開
德府有旄邱右曾案釋名曰髦邱如馬舉頭垂髦也馬氏通考
曰濮州鄄城縣有旄邱濮州北接開州境東接鄄城境也寰宇
記言在臨河縣東方輿紀要云在開州東北蓋前高之邱隨處

多有之也
段氏曰黎之與衞脣齒之邦也黎亡則衞及矣黎既不守衞
能免乎其後卒有狄難案傳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段氏之說正與傳相發明箋易爲土
氣綏則葛生閡節喻臣於君事亦疏廢似未及傳之確此所
以來美地喻惡君之難乎
狄人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
說文曰北方狄從犬右曾案春秋伐邢滅衞皆此狄也而患先
及黎則與上黨相近蓋卽赤狄也
泉水 肥泉 泉源釋文㪷韓詩作祕說文作泌段氏云
說文泌注讀若泌彼泉水不作泌也

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篾曰肥泉自衞而來所渡水水經注曰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一水出東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出逕駱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歷十二嶕嶕流相承泉響不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非所究也右曾案朝歌城在今衞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在縣西北三十里東逕縣北入濬縣界肥泉在淇縣東衞女蓋嫁於東諸侯還思故國故謂淇水

在右泉源在左也或曰舉水所入爲左右

呂氏曰泉水卽衞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衞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案方輿紀要輝縣在衞輝府西六十里北至彰德府林縣卽故林慮縣百七十里淇縣在衞輝府北五十里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有百門泉謂之百泉衞水在輝縣城西北南流入新鄉縣宋志衞河源出百門泉是也新鄉縣衞河在城北東入汲縣縣卽府治也夫淇出林縣東逕淇縣百門泉自輝縣南入新鄉東逕汲縣東北至濬合淇是淇水在北百泉自西南注之非西北也百泉見于左傳在朝歌西非衞女東渡之

水也集傳云泉源卽百泉在衞西北東南入淇蓋沿呂氏之訛

水經注淇水逕頓邱北而合泉源水準以地望當在今濬縣境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之頓邱城則後魏所移置縣而唐宋因之去泉源遠矣寰宇記云澶州頓邱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恐非是

淇

山海經曰沮洳之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水經曰淇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曰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又屈逕頓邱西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右酋案其縣故城今輝縣也北接彰德府林縣界林縣故隆慮也黎陽故城在濬縣西二里遮害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枋頭城在濬縣西南七十里今謂之淇門渡

通典曰淇水至衞州衞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建安中曹公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入白溝以通漕運謂之枋頭

沛

傳曰沛地名箋曰沛禰者所嫁國適衞之道所經地理志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沛右酋案此章言適衞之水路也說文云沛沇也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蓋導滎爲川也穆天子傳天子浮于滎水卽沛水也水經注曰沛水自滎陽卷縣以東分爲

二水其支流曰北沛經陽武封邱沛陽寃朐定陶之北而合南
沛南沛經陽武封邱沛陽寃朐定陶之南又東過乘氏縣而入
鉅野澤此經之沛其寃朐北之北沛歟
正義曰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聘禮遂行舍于
郊則此出宿當在郊傳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案韓奕云出
宿于屠祖高云王餞于郿皆不與宗周相比近非必於郊也
地理志陳留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沛闕駟曰首受別沛卽北
沛也水經注云濮水自封邱東逕匡城北又東北左會別濮
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然則自
沛入濮自濮入河自河入淇
說文解字云沛沇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
東入泜地理志載禹貢凡濟皆作沛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
山石濟水所出是沛濟本二水二字不相混也應劭作風俗
通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沛自後經典相亂凡沛字
俱改作濟酈道元駁應劭說而又云二濟同名則後魏時字
已改矣顏延之應詔燕曲水詩及太平御覽引皆作濟徐鍇
曰房子濟水非四瀆之濟古皆作沛又云沛水今多作濟故
與常山濟水相亂楚金可謂了了矣此經之沛古字僅存而
或謂于言在常山得毋由沛濟相亂而誤傳訛者歟地理志
邑有沛廟去禰遠矣王氏引之非是
禰乃禮反韓詩作坭
王氏曰寯字記云大禰溝在曹州寃句北七十里今興仁府寃

亭縣九域志云詩云飲餞于禰右曾案方輿紀要寃句故城在曹州西南四十里大禰溝在州西一名寃水寃句縣以此名今已湮沒蓋古禰水本通沛也

干

傳曰所適國郊也郡國志曰東郡衞國有干城右曾案此章言適衞之陸路也方輿紀要載濮州觀城縣本東漢衞國西至直隸清豐縣五十里干城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路史亦以此爲出宿于干之干也清豐東南至濮州六十里濮州南至曹州百里則沛禰所在也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謂干郡國志衞國干城王氏曰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案此沿劉昭之誤也後漢東郡有發干縣有衞國縣二縣並存地非接壤晉志陽平郡有發干縣後魏志同隋志北齊省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五十里發干城也西北距觀城縣百七十餘里非一處明矣

言

右曾案方輿紀要清豐縣北十里有聶城又云寰宇記干聶並衞大夫食邑聶言聲近聶城疑言城之訛

隋志九域志並云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水經注云泜水又東南逕干言山（案今本水經注無此語蓋佚篇）明一統志干言山在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四里案順德府在衞北如東下文云思須與漕皆衞東也若自順德至衞不須過漕也說者徒以彼地有石濟水以爲卽經之泜因謂

干言在此不知經文所敘水道陸路歷歷可溯非可妄說也惟所適之國經記無文不可强說然其地要在曹濮之間矣

須

傳曰衞邑箋曰自衞而來所經邑水經注曰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傳氏曰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右曾案方輿紀要須城在滑縣東南二十八里漕邑見前

王氏曰地理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案須句見於左傳並非衞邑不當傳疑

新臺

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杜預曰衞作新臺在縣北衞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水經注曰鄄城北岸有新臺案原文曰鄄城縣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河之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衞宣公所築新臺矣寰宇記曰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通典曰魏州臨黃縣有新臺案臨黃本漢畔觀縣地後魏析置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輿地廣記曰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右曾案正義曰宣公作臺要齊女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鄄城故城在今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河水

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爲竟而衞居河之西欲奪其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舟卿詩柏舟也董氏曰自齊適衞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右曾案新臺河上在今濮州及觀城縣竟文公東徙渡河在今濬滑二縣竟齊衞以河爲界在今東昌府境

水經注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今衞輝府汲縣東三十五里有胙城故縣又東有東

燕故城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晉伐曹自南河濟卽此在今汲縣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在淇水口東十八里今又在濬縣西南五十里

有徊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胡朏明以爲禹河自此北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在今滑縣西南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而入于延津案今本無于延津三字時人謂之延壽津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在今濬縣東北南去滑縣臺城三十里東岸有故城謂之鹿鳴城濟取名焉又曰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今滑縣

衞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河水舊于白馬城縣南決通濮沛黃溝故蘇代曰決午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爲長壽津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醴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謂是瀆爲王莽河也案王莽河班固謂之禹河胡朏明以爲周定王五年所徙故瀆東北逕戚城西

春秋晉納蒯聵于戚陽虎曰右河河而南必至焉案在今開州北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案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北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在今清豐縣西北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在今南樂縣西北三十里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在今南樂縣東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今名愜山在大名府城北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在今清平縣西右曾案自此以下歷敘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合漳水也水經注又敘見行之河曰河水東逕鐵邱南杜預曰在戚南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與衞縣分水濮陽城北宣房堰案濮陽故城在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今開州西南三十里又東北逕衞國縣南故畔觀縣在又東北逕鄄城縣北在今濮州東逕鄄城縣北在今觀城縣西又東二十里北岸有新臺爲盧關津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築臺于秦大河之北卽東在今范縣南二里又東北逕委粟津

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爲澶淵又東絕大河故瀆逕五鹿之野又東北入東武陽入河又有漯水出焉地理志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在今朝城縣東南范縣西在今縣東南而東北流爲倉亭津述征記曰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又東歷柯澤春秋孫林父敗公徒于柯記曰津在東武陽縣東北七十里又東北逕臨邑縣東北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其城臨水西南崩于河卽故莊平縣之地也西與聊城分河古聊城在今東昌府城西北十五里又東北流逕四瀆津津西側岸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今東昌府東八十里有四口關因津爲名自河入泲自泲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又逕陽虛縣東在高唐故城西南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東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右曾案此下歷敘河水逕平原千乘二郡界中至甲下邑入海蓋自鄄城以下東阿以上爲齊

衛錯境之所自碻磝以下皆齊地矣

有禹所導之河有商所竭之河有周所徙之河史記河渠書曰禹導河至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溝洫志曰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地理志曰鄃東北有故大河又曰成平有虖沱河民曰徒駭河成平故城在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水經河水注曰自淇口東逕遮害亭有衙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又淇水注曰衙胥故瀆北會淇水魏武開白溝因衙胥故瀆而加其功史記曰殷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遷邢通典曰相州安陽縣河亶甲所居郡縣志曰相州內黃縣東南十里故殷城河亶甲築則禹河自頓邱北行內黃安陽

之間逕魏郡鄴東而北至鉅鹿彰彰明矣國語曰河竭而商亡漢書敘傳曰商竭周移夫商世五遷半以河患北瀆既竭其勢不得不東行漯川漯川者卽禹所厥二渠之一也韋昭解國語云商人都衞河水所經衙胥口正在衞之東南國策曰決衙胥之口魏無虛頓邱虛卽殷虛陽失而在陰川原乃塞塞則竭竭則徙必然之理況河之湍悍桀驁哉則河徙衙胥口在商不在周又彰彰明矣王橫又言周語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云云此則周所徙者卽兩漢所行之河之明證也胡氏禹貢錐指放禹河故道歷代徙流詳哉言之顧以爲禹河歷夏商至周定王五年始徙則放之未密也周定王五年爲魯宣公七年上距衞宣公之卒九十九歲而新臺之詠著河水以表作臺之處則在鄄城傳言盜殺伋壽于莘而詩言二子乘舟則在陽平魯僖公四年管仲言齊竟西至于河而晏嬰舉聊攝則在聊城此定王以前之河見於經傳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夷儀泮並在聊城國策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桑欽曰漯水出高唐使河不逕高唐漯水何繇出此國策蘇秦曰趙涉河漳守博關博關卽今博平縣此定王以後之河見於傳記者也如謂禹河至定王始徙則定王以前陽平聊攝之閒安得有河哉漢世言河者許商賈讓並桓譚之倫皆以貝邱河爲禹迹康成解禹貢又以漢屯氏河當之惟太史公及王橫能知北載之高地隨西山下東

北去耳揆其所以豈不以變遷已久書缺有閒遂以商周之
河爲禹河哉班固知商周之際河已改流而不能言其處其
實則具在溝洫志中關並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
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
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並之此言誤以商周之
河爲禹河耳而由此以證王橫之言則定王時河徙斷非在
平原東郡界矣程大昌言周時河徙今亦無攷且攷河之徙流必先攷
灤川之原委灤本別河於衙胥之口而東行而地理志以爲
在東武陽桑欽以爲出高唐則爲河所亂而不探其本也若
謂商周之際河至高唐別灤而北定王之世河至長壽津別
灤而東北其於經傳又何疑耶水經注曰灤水自東武陽縣
故城南自衙胥以下東武陽以上本皆灤川水經注所敘河水即其上流也已見上文茲故節錄東北逕
陽平縣故城東今東昌府莘縣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左傳所謂莘
也自衛適齊汎舟于河至此而登陸故京相璠曰阨限蹊要
自衛適齊之道也注又曰灤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
北逕聊城縣故城西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聊攝在河之
東故管仲言河晏子言邑一也晉侯濟自泮濟灤水也灤水自是東北
逕清河博平而東別河水於高唐故曰灤出高唐此則商之
末年至周定王以前之河也自定王五年以後河自長壽津
別灤而北逕戚城西故哀二年傳陽虎云云也水經注曰大
河故瀆逕平原縣故城西今平原縣劉昫曰故城在西南東南距禹城
縣七十里高唐故城在禹城縣西四十里則守高唐而趙不

漁河非虛言也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有博平故城東北四十里有靈縣故城水經注所謂大河故瀆逕靈縣故城南者也又何疑乎涉河而守博關昔杜預作春秋釋例以晉世見行之河解左傳爲後儒所譏由今觀之雖於傳不無離合然亦未可厚非也譏之者徒執禹貢河道以爲不合不知自商以迄周秦早已非禹河之故道也而猶欲求之大陸絳水之間碣石逆河之蹟豈可以通於詩春秋哉

莘

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衞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郡縣志曰莘亭在魏州莘縣北十三里右曾案自衞如齊泛舟東下至此則舍舟登陸之要道也左傳成公二年齊衞戰于新築衞師敗績齊師次于鞫居晉伐齊從齊師于莘卽此是時河逕元城縣水外曰鞫蓋河之東而莘之西北也

廓

通典曰衞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廓城卽廓國九域志曰熙甯六年省新鄉爲鎭入汲廓城在汲縣東北右曾案廓蓋亦本商邑詳前邶

沫

傳曰衞邑王氏曰尙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氏注紂所都水經注曰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沫邑武丁始遷居之有新聲靡樂括地志曰朝歌故城在衞州東北七十三里衞縣西二十二

里其南有糟邱酒池士人猶依約識之曹氏曰自鄴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

黃氏曰沫水在衞之北右曾案楚語白公子張曰武丁自河徂亳史記殷本紀曰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自武乙至紂凡四世帝王世紀帝乙徙朝歌然則徙沫者非武丁也樂書曰紂爲朝歌之音晉灼曰歌不時也枚乘云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紂改沫爲朝歌詩言沫者舉故名也地理志曰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于此更名曰衞張氏曰今淇縣北關西社是也方輿紀要衞縣故城在滑縣西五十里又西則淇縣竟也

正義曰酒誥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皆朝歌也又云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案自來說地理者皆謂沫卽朝歌譜云自紂城而南原連紂城爲義非謂紂城南別有一鄘國也康叔封衞都于朝歌則沫鄉沫北沫東無非衞竟故傳云沫衞邑若如鄭彼注沫邑屬鄘康叔爲其連屬之監則明大命于妹邦自誥妹邑何得爲康叔之誥且不知康叔爾時都於何地也

桑中

傳曰桑中上宮所期之地右曾案亦當在廢衞縣竟

樂記曰桑閒濮上之音注曰桑閒在濮陽南疏曰今濮上之上地有桑閒地理志曰衞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郡國志東郡有濮陽縣劉昭稱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案序文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用樂記

語說者遂以桑中爲桑閒然桑閒自在濮上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衞靈公時師涓遇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事見史記樂書康成本之以注樂記是桑閒濮上言其音不言其詩也且詩上言沫邑下言上宮並在都會之地朝歌東距濮陽一百七十五里無緣期於此而要於彼也

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錄之於經謹世變之始也楊氏曰此載衞爲狄所滅之因也案桑中之詩廁牆茨偕老鶉奔之閒見民風之變有由然也列定之方中之前見國家之亡皆自取也

上宮

通典曰衞州衞縣有上宮臺右曾案方輿紀要云在廢衞縣東北志曰衞縣北有苑城其東二里爲上宮臺

楚宮楚室序楚邱

傳曰楚宮楚邱之宮也室猶宮也箋曰楚宮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又云自河以東夾于沛水正義曰鄭志答張逸云楚邱在沛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通典曰滑州衞南縣衞文公遷楚邱卽此城郡縣志曰隋置楚邱縣屬滑州後改衞南本漢濮陽縣地九域志衞南縣有楚邱城右曾案水經注稱京相璠曰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楚邱也舊唐書曰隋置楚邱縣後改衞南縣治楚邱城儀鳳初移治西北濱河永昌初又移治楚

邱城南寰宇記曰楚邱古城在衞南縣西北四里

堂

傳曰楚邱有堂邑者箋曰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案邱謂京山謂景山高謂景山及京下謂降觀于桑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正義曰升虛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楚邱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邱而言之

傅氏曰堂當是博州堂邑王氏曰博濮二州連竟右曾案非也方輿紀要堂邑縣在東昌府西四十里本漢發干及清二縣地自府西南二百里至濮州西百里至開州自開州西南百二十里爲滑縣相距四百里何繇登而望之乎

景山

傳曰大山正義曰釋詁云景大也故知爲大山寰宇記曰景山在澶州衞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曰開德府有景山

水經注曰黃溝枝流王氏引作河水誤也北逕景山東衞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西右曾案春秋有二楚邱地理志山陽成武有楚邱亭卽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襄公十年宋亨晉侯于楚邱者也爲曹宋界上之邑一爲衞邑文公所徙卽京相璠所謂沮邱也自班固誤以成武楚邱爲衞所遷而杜預酈道元俱沿之又附會以景山京岡之名故歐陽忞輿地廣記闢之曰拱州楚邱非衞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之附會顧氏日知錄亦曰沛陰之成武曹地也戴公廬曹詩所謂思須與漕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詩所

謂作于楚宮之楚邱也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以封衞乎可謂明辨以晳矣

補傳曰景山以大得名商之故都也衞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右曾案補傳蓋以商頌景山卽此景山故云然放商有三亳北亳在蒙亦曰蒙亳南亳在穀熟西亳在偃師亦曰景亳景亳者以景山名殷武之詩祀高宗也高宗自河徂亳蓋居偃師故曰陟彼景山至武乙復去亳而都河北河北無所謂景山也此詩之景山則仍在河南矣要與偃師景山有別

京

傳曰高邱也皇矣傳曰大阜也右曾案爾雅曰絶高爲之京注曰人力所作廣雅曰四起曰京

阿邱

傳曰偏高曰阿邱正義曰釋邱文李巡曰謂邱邊高李巡之巡字原本作巡

右曾案蓋許之邱也

正義曰載馳入鄘風者于時國在鄘地案非也以木瓜猗嗟例之則許風也而周蓋本有許風亡于幽王之末東遷以來祇有此篇不可別編特附於衞而漢初師儒又別爲鄘風不然是係所詠之人不以作詩之地自亂其例也劉向列女傳以大車檻檻爲息夫人作蓋曾詩遺說而今列王風亦此之類也

許

揚之水傳曰許諸姜也地理志曰潁川許縣故國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當戰國首爲楚所滅括地志曰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右晉案唐許昌故縣在今許州東三十里

衞

呂氏曰衞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四十世歷九百年國最後絶宋忠曰康叔從康徙衞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西北三十五里右晉案陽翟今禹州也餘見前

九域志曰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武王伐紂立武庚于此傅氏曰封武庚不于紂都朝歌案大名府治元城縣古爲五鹿地戰國時魏公子元食邑故曰元城不聞爲商舊都也觀國漢畔觀縣今觀城清豐二縣地扈國在陝西鄠縣連觀扈爲文以二國爲一國矣武王立武庚設三監原爲殷民起見若別封武庚則朝歌故地曷不更建諸侯燕說鄧書吾無取焉

淇奧 奧大學章句左傳爲隩昭公二年傳皆作澳

爾雅曰隩隈也說文曰隈崖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右晉案李巡曰厓內爲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是也

陸璣曰淇奧二水名水經注曰美溝水東南注于淇博物志謂之澳水案此卽泉原也注淇于淇水之曲故亦謂之澳水耳水經注又云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

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蒿艸不異毛與
案釋文云綠竹爾雅作菉竹韓詩作藩云藩蒿菉也石經同
說文云菉蒿菉也藩水蒿菉也漢石經當是魯詩魯韓以爲
水蒿菉緑淇澳言之也毛作竹係假借字草木疏曰綠竹一
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五六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之
綠竹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其地常多竹應瑒靈河賦曰下
淇園之豐篠梁元帝詩曰嶰谷管新抽淇園節復修三國志
嵇康與阮籍等居河內爲竹林之游河內與汲郡接壤明淇
園固有竹箭矣

邢

地理志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通典曰邢州治龍岡祖乙遷于
邢卽此括地志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西南角十三州志曰
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右曾案路史曰周公子靖淵
所封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北齊武平初有掘古冢者得銅鼎
其家受五六升銘曰邢侯夫人姜氏今
猶存

譚白虎通作覃史記作
郯說文作鄆無譚字

郡國志曰沛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杜預曰在沛南平陵縣
西南通典曰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在縣西南唐元和十五
歷城寰宇記曰在歷城縣東南七十里王氏引年省全節入
嬴姓國正義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此稱公者蓋依臣子
之稱便文耳歷城今爲沛南府治

農郊

傳曰近郊右曾案鄭氏聘禮注曰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近郊各半之衞侯爲近郊當去國二十里也

頓邱

傳曰邱一成爲頓邱地理志東郡頓邱縣注曰以邱名縣水經注曰淇水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闞駰曰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王氏引作淇水北逕頓邱縣故城西闞駰云云又攷淇水自朝歌東逕頓邱北屈逕其西而南流入河魏武開白溝遏淇水東北出由宿胥故瀆而北故曰淇水右合宿胥故瀆北逕雍榆城東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而出頓邱城西王氏誤也　輿地廣記曰頓邱本衞邑晉置頓邱郡右曾案爾雅曰邱一成爲敦邱又云如覆敦者敦邱孫炎曰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敦音頓釋名曰一頓而成邱無高下大小之殺也嚴氏曰在朝歌東

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邱水經注云頓邱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皇覽曰頓邱者城門名頓邱道蓋因邱而爲名案古頓邱在淇水東卽此經之頓邱也漢之頓邱縣則在宿胥故瀆之東商周之世河已東徙定公所城當卽漢縣所謂因邱以名者也寰宇記曰古頓邱城在衞縣西北二里今爲通靈觀今彰德府滑縣西五十里有廢衞縣又西則古朝歌城與水經注所敘合後魏時以漢頓邱縣屬黎陽郡又別置頓邱縣屬頓邱郡兩縣並設三十餘年而漢縣廢後齊并罷魏之頓邱縣隋開皇六年復立隋末又移治陰安故城故胡氏曰陰安城一名頓邱古城通典頓邱舊縣在今縣北陰安城此皆指後魏及隋之舊而非周漢之舊也　輿地廣記唐大歷七年於

頓邱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邱爲
德清軍熙甯四年省頓邱入清豐縣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
二十五里有頓邱古城西北二十五里有陰安故城猶然魏
隋之遺跡或乃據以說周漢之縣亦未深攷也

復關

傳曰君子所近也寰宇記曰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
阜也復關隄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界右會案臨河縣
本漢黎陽縣地隋置縣金廢故城在開州西六十里自臨河西
至朝歌約百里中隔頓邱淇水此婦人蓋居朝歌氓居復關送
子涉淇送之涉淇而東也以望復關引領東望也淇岸隰泮則
彼棄而西歸矣

河廣

右曾案此惠懿之世所作也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
故作是詩不言桓公夫人明已絕也係之襄公著所思也說苑
桓公欲立襄公爲太子辭以舅氏在衞是襄公之心乎母也夫
人雖大歸而思子不止所謂天屬綴人心矣待襄公繼位而後
思之乎箋於序下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其於經則
云一葦可渡喻狹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謂其廣然則襄
公卽位云云特終言之不當泥以爲說也

衞風十篇惟木瓜作於城楚邱之後餘皆惠懿以前之詩也
洪奧碩人明指武莊考槃芄蘭序以爲刺莊惠氓序伯兮箋
咸以爲在宣公之時惟竹竿有狐箋不言其世攷衞自盧漕
以後故都山川皆淪夷狄而詩言淇水泉源淇梁淇厲則依

然故都之川流也河廣若作於文公之世則自衞適宋不須渡河正義知其不通乃云宋去衞甚遠喻宋近猶喻河狹曹氏本之云取河爲喻夫天下之大水不獨河也但以爲喻何取葦杭谷風之湨渭箋尙以絶去所經見解之豈有本不渡河而漫然託興乎風雅次第雖有編簡爛脫錯雜不倫者而每國首尾往往近是此風終於木瓜明木瓜以後無詩矣夫木瓜之作蓋在文公初年而宋襄公卽位在文公九年河廣當文木瓜後矣豈知母于之情關乎天性數月睽隔便切懷思必曲說以徇箋亦不通情理者矣

王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括地志曰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右曾案古者有獻詩

有采詩國語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則卿大夫之所作謂之雅禮記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茲謂采詩采詩則閭巷之歌謠謂之風西周之世計王迹所及無不采詩觀二南備六州之詩可睹也但二南所登皆文王時之所作而采之於武王之世至於成康昭穆王乃時巡觀民風定黜陟何國無風王城雖在畿內然俗之涖薄係乎保釐之人且明目達聰惟風是察豈轉遺之輦轂之下名之王者以其采之王城也不曰周者成周爲下都頑民所處非九鼎所遷且以別於宗周也迨幽王之亂圖籍放失詩之入樂者以口誦而傳如二南豳正雅及頌是也其不入樂者大半散佚今所傳十二國風去二南豳西周之詩十有二篇疑者十有四篇東周之詩百有一篇是西周之所存者不及十

之二也或以王風無西周之詩遂謂平王東遷雅降爲風又謂不能復雅貶之爲王國之風且謂雖作雅猶貶之爲風嗚呼豈其然哉

夫子一生以尊周爲心其作春秋也書王正月以別於夏殷之正月王宰出會殊之於諸侯之列王人雖微冠乎列國之上春秋夫子所修也詩夫子所刪定也尊之於春秋貶之於詩是誠何心哉孔子殁秦火烈人人各以私意測聖人於是說春秋者黜周王魯說詩者降雅爲風不知風與雅有定名閭巷之作不可僭於朝右有定體諷諫之辭不可夷於風謠而且風則寄興無端雅則鋪陳終始風或短章疊句雅則意周詞重蓋名卿學士之筆墨固異於草野婦豎之謳吟如周

與魯之君臣斷不能以一儒生使之易位也鄭氏譜詩不曰王而曰王城得王所以名之意矣乃又曰貶之爲風貶之於采得之後歟則風固不可以爲雅也貶之於未采之前歟則彼固非爲雅者何所爲貶也服虔曰尊之猶稱王以王爲尊則仍以風爲貶矣尊貶寓於二字之中究不知是尊耶是貶耶且季札觀樂已有王風則所謂尊之貶之者皆太師而非夫子也夫太師食王之祿何敢貶王也且尊與貶豈其職耶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夫以其微弱而貶之爲風將毋以其酷虐强暴而尊之於雅乎假使幽厲之時亦本無雅又何說乎補

傳曰周之始盛文王位止西伯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平王雖爲天子而王風僅同列國二南與王名同爲風實則不同言似有理然總未探其本而論之也或曰子何以知周之有王風又安見西周之詩亡乎幽王之亂乎曰是固有徵太史公云余留滯周南擊虞曰今之洛陽古之周南夫文武之時登洛陽之詩於周南豈文武以後洛陽遂無詩耶不登之王風將附之何什邪周本紀曰申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弒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計此時兵燹蹂躪不異劉聰入晉女眞覆宋典籍獻章誰爲保護孔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殷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我舍魯何適矣上言不足徵下言傷之明西周之典冊有焚

如棄如之慨又言舍魯何適則以魯之圖籍較備於列國故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季札聘魯請觀周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是列國之禮樂詩歌皆不如魯之具備孔子所據以刪定者惟魯太史之所藏使周之典冊文章較備於魯韓宣子不應至此始見季札不應於魯是請孔子不應反魯而後正雅頌矣

或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頌亡與則穆王以降固未嘗有頌聲矣謂雅亡與則宗周既滅之詠彼都人士之篇明明爲東都之雅也謂風亡與則風固終於陳靈在頃定之世矣此何以說曰是知詩之亡而不知其所以亡者也欲知其所以亡當先知其所以存則孟子固已明言之矣說文曰迹步處也左氏傳曰遷大國之迹於鄭又曰穆王欲肆其心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漢書王褒傳曰索人求士者樹乎霸迹霸迹霸者會盟侵伐之迹也然則王者之迹其爲王者巡行之迹可知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諸侯朝於方嶽乃命太師以所采之詩陳而觀之大明黜陟此王者之迹存而詩之所以存也東遷之初攜王奸命二十餘年聖人以爲尙有待也登武公以爲卿士命文侯以爲方伯聖人以爲猶可爲也迨乎戌申成甫流楚流薪然後知王之果無意於天下矣王不巡守則詩雖作而如亡也何者采詩與陳詩異采詩則使婦人之老而無子者采之以登於太師於賞罰黜陟無與也陳詩則本其俗之貞淫詩之美刺

以知其政治禮教之得失而慶黜行焉是故詩非巡守亦采
非巡守不陳不陳則詩雖作而如亡矣平王以降豈特列國
之風不陳於天子卽黍離揚水兎爰葛藟天子曷嘗寓目晏
然守府視六百里之外邈若異域於是諸侯無所懼大夫無
所畏民情無所達此夫子所以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始於平
王之四十九年者春秋魯史也隱公之元適當其時耳不始
於惠公元年者則所謂尙有待也春秋作而列國之風猶有
存焉者則所謂采而不陳雖有如亡也而豈係乎雅頌哉又
豈必俟頃定之世而詩始亡哉

地理志曰周地今河南洛陽穀城平陰鞏緱氏偃師是也此
但據周末言之史記所謂比周之亡僅得七縣也東遷之初
則班所舉外如河南郡之成皐左傳王與鄭成愬自虎牢以東平弃平時宏
農郡之新安左傳劉子取牆人宜陽有尹谷尹溪尹氏食邑陸渾左傳甘鹿
王子朝帥要之甲卽尹氏食邑河東郡之垣召公食邑河內郡之溫蘇氏軹蘇忿生之
黽池左傳王與蘇氏盟于踐土杜預云原在西北墜王卽陽武德脩武卽隤攢茅之地
號酒泉田原向懷卽懷邑沁水在西北墜王卽陽武德脩武卽隤攢茅之地
州卽州邑波卽絺河陽卽孟津皆是也譜云太華外方之間太華在華陰縣與東都隔一號國未詳

申

傳曰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
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周語富辰曰齊
許申呂由太姜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地理志曰南
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

里右曾案楚滅申在春秋魯莊公之六年上距平王元年凡八十三歲南陽縣今爲南陽府治又詳後謝

甫

傳曰甫諸姜也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曰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許甫同爲姜姓正義又曰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非也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于申見春秋左傳疏劉炫引則申許同有援立之功許亦近楚故亦成之至甫與申相違數十里成申卽以成甫矣王氏曰呂氏春秋云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岳之祀佐禹有功氏曰有呂或爲甫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云宛西呂城四岳受封於呂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右曾案呂之滅未詳何年蓋先申而亡矣明一統志云呂侯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地道記云故呂侯國亦見水經注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王氏曰以左傳放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

邱中

傳曰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麥麻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于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右曾案邱是地之高者邑以邱中名知無水泉故云墝埆之處去王朝而治小邑故云卑賤之職正義在邱之中恐非是

酆

傳曰酆大夫氏曹氏曰酆本邑名其大夫因以爲氏右曾案郎左傳之劉也公羊傳云古者鄭伯處於酆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酆蓋武公先食采於酆繼得鄶而遷鄭酆遂爲鄭邑左傳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自是仍爲周邑劉本字本作鐳或省作酆此詩在莊王時子國子嗟蓋氏於此後絶又爲劉子采地也地理志河南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縣西南劉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今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三十五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詩地理徵三

嘉定朱右曾亮甫著

國風

鄭譜在檜後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檜爲大虢叔時勢鄶仲恃險皆有驕後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

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洧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通鑑外紀曰宣王二十二年封季弟友于鄭都咸林括地志曰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地理志曰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密高陽城皆鄭分也案此亦就六國初之鄭言之其實不止此也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帝王世紀曰或言縣故有熊氏之虛黃帝所都也郡縣志曰鄭州新鄭縣鄭武公之國都右曾案鄭縣本華州治明省縣入州今屬陝西同州府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子曰鄭聲淫樂記曰鄭衛之音比于慢矣淫泆之聲使人意廢魄化志氣怠慢然言音言聲則非言詩矣夫聲音出乎虛

入乎虛故其發之也微其感人也深夫詩本於人心流於人口苟非寡廉鮮恥之尤甚者未有口宣淫詞而不恧耳聞淫謳而不怍者故聲音之與詩未可同日語也地理志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白虎通曰夫子謂鄭聲淫何鄭國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趙岐孟子注曰王豹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夫天下未有俗淫而聲不淫者聲之淫俗爲之也未有政淫而俗不淫者俗之淫政爲之也而其終極則以聲之淫淫人之心而浸以成俗夫子謹其所感班固原其所繇其致一也樂記疏稱五經異義云今文家之論說今文家之論語說也鄭俗有溼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曰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

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許君
婦人者十九孔氏曰
十字衍故鄭聲淫也以詩爲聲蓋昉于此今三
家說不可知依毛詩義惟丰東門之墠溱洧三篇爲淫詩耳
是其淫者七之一而不淫者七之六何以謂之淫聲邶鄘衞
三十九篇雄雉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
奔奔蝃蝀氓淫詩凡九篇則以鄭詩數去之爲淫者又居三
之一矣而子獨放鄭聲何哉自許君以鄭詩爲鄭聲于是說
鄭風者舉春秋名卿所賦以贈答者一切概目之爲淫奔豈
知牀第之言不踰閾苟爲男女褻嫚之詞奚忍出諸其口抑
不慮聞者之掩耳乎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
齊音敖辟驕志衞音趨數煩志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

凶聲慢聲聲之與音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未聞聲音之與詩
亦可通也詩可以觀若桑中溱洧諸詩正可以觀耳不然豈
子於爲邦欲放之而刪定轉錄之邪吳氏曰齊詩刺哀姜而
季札曰洪洪乎大風也哉鄭美武公父子而札曰其細已甚
曰大曰細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非繫乎辭也
班孟堅曰民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此可謂
能知聲者矣
左傳子產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與外傳寄孥之說
合桓公寄帑則武公當桓公之世已居鄶外傳言鄶出叔妘
公羊傳曰先鄭伯有通于鄶夫人者叔妘蓋卽鄶夫人先鄭
伯謂武公也寄帑在幽王九年越年而幽王滅武公乃與晉

文侯共立平王卒滅虢鄶鄭世家言桓公之時虢鄶獻十邑
夫十邑者通虢鄶言之今以爲虢鄶獻十邑且在桓公時俱
與外傳抵牾不可信水經注稱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
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曰桓公然攻文侯二年爲
周幽王三年時桓公未爲司徒未謀於史伯何遽滅鄶乎且
既居鄭父之邱何以又死於幽王之難其謬顯然

祭

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祭仲之邑右曾案左傳祭封人仲足杜
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長垣今徙治蒲城屬直隸大名
府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括地志曰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

邑案封人職守邊竟衞有儀封人宋有蕭封人呂封人皆邊
邑也長垣爲鄭衞錯壤之處故杜酈並以爲祭仲邑若鄭州
之祭則周祭伯國也

京

地理志河南郡京縣注師古曰卽鄭共叔段所居括地志曰京
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郡縣志曰京水
出滎陽縣南平地

清

傳曰清邑也箋曰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郡國志曰河南中牟縣
有清口水水經注曰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
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又北

注于渠水右會案杜預曰滎陽中牟西有清陽亭潘岳都鄉碑
云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即清池水也寰宇記曰清陽
亭唐初置清池縣屬管州貞觀初廢故城在中牟縣西方輿紀
要曰清池水今在中牟縣西南五十里北注丈八溝

彭 消 軸 河上

傳曰彭衙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正義曰衙竟亦至河
南故曰衙之河上郊謂二國郊竟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
樂郊亦總謂竟爲郊也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甚相遠
故俱于河上右會案彭後入衙爲彌子瑕采地左傳彭封彌子
是也其地未詳約當在今衙輝府延津滑二縣竟

水經注河水東過成皐縣北 沛水從北來注之案縣北與懷縣分河爲界也 右逕黃

馬坂北在今汜水縣西十五里 又東逕旋門坂北 在今汜水縣西南十里 又東逕
成皐大伾山下 成皐故城在伾上案在今汜水縣西一里西北有津謂之板城洛口案在汜水縣東四十里 又東逕板城
縣西四十里有石門渠卽濮瀆渠也 又東北逕滎陽縣北 濮蕩渠出焉案今在滎澤縣地
北 又東逕卷縣之扈亭北 春秋盟于扈案在今原武縣西
又東北過武德縣東 在今武陟縣東東至酸棗縣西 左傳子上奔晉及酸棗故城在
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 左傳麇延杜預曰在酸棗縣北案今汲縣南有
故延津城 又逕東燕縣故城北 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東
水入焉又東右逕滑臺城北 燕故城在故胙城縣東 又東淇
燕滑臺故鄭衛錯壤處也
溱 說文作潧又有溱水出桂陽臨武水經汝水注有溱水出平輿是鄭地之水當作潧溱非鄭水也然其字變從秦亦

已久
矣

說文曰潧水出鄭國郡縣志曰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右曾案水經注曰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鄶城西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潧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鄶水

洧

國語曰圭茅騩而食潧洧地理志密縣有大騩山　水經曰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地理志出陽城縣陽城山又東南過其縣南又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注曰黃水也經曰潧水非也案潧水注曰黃水在鄶城西南故道元云非也　又東南過長社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地理志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括地志曰洧水在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與溱水合右曾案黃氏今水經曰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會溱水爲雙洎河

齊

譜曰齊者古少昊氏之世爽鳩氏之虛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曰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治臨淄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括地志曰薄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　地理志曰齊郡臨淄

縣師尙父所封王氏曰卽營邱也今青州西北四十里有曾案
爾雅曰水出其左營邱孫炎曰今齊之營邱淄水過其南及東
漢書注臣瓚曰臨淄卽營邱今齊之城內有邱卽營邱也水經
注曰臨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邱之名括地
志曰營邱在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青州府臨淄縣東北有古
臨淄城
地理志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應劭曰師尙父封于營邱陵
亦邱也臣瓚非之曰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兩說相岐紛如聚
訟道元辨之曰營陵城南無水惟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
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爲營邱是也而愚更有六證也
天齊淵在臨淄南郊山下齊之名國以此若在緣陵不得有

齊名一也以營陵爲營邱者徒以史記有營邱邊萊萊侯與
之爭之說營陵去萊差近耳不知武王之世太公未嘗就國
金縢言二公穆卜又言二公問諸史展喜對齊侯曰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書大傳言太公報政與伯
禽同時是太公就國在成王之世也安得如史記所云豈太
公之見反出於逆旅主人下哉則此事全不足信二也班固
於臨淄自注師尙父所封於營陵注或曰營邱或者疑辭姑
存一說非可案據三也晏子春秋言先君太公築營之邱又
言景公登牛山見後南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晏子曰使賢者守
之則太公常守之矣此正指臨淄非營陵也四也韓詩外傳言景公登
牛山而泣下晏子曰古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君方將披蓑笠而立畝敢何暇念死乎春秋城緣陵

不言杞與城楚邱不言徵同例若本是齊都必有先公之廟桓公卽欲假仁市恩何至委宗廟於異國五也史記世家言獻公自薄姑徙治臨淄而應劭云獻公自營邱徙此劭意謂齊未嘗都薄姑邪抑謂薄姑亦號營邱邪又豈自薄姑復還營陵自營陵徙臨淄邪支離之說不攻自破六也杜預釋例不列營陵於齊地晉書載記慕容德如齊登營邱是亦明證也

烝民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于臨淄而史記則謂齊遷臨淄在夷王之世攷齊世家云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鄭譜謂懿王烹之據王世胡公當懿王世也徐廣謂夷王烹之據紀年夷王二年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也）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薄姑當周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當作二十九年或曰獻公九年當周厲王出奔彘以周本紀校之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則獻公元年爲厲王二十年（葛斯同紀元彙攷亦云然不得及夷王之末也或曰獻公九年或曰世家當周夷王時句當屬上讀然無論其遷於何時而其城齊必在宣王之世者則自有說臨淄本是齊都豈無城郭其居薄姑僅胡公一世耳繕完葺治何俟莅以王朝之卿士以世家攷之乃是定齊之亂也世家云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年表厲公九

年宣王之十二年也其不曰平亂而曰城齊者爲宣王諱也

傳則原其始而言之非謂齊至是始遷也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則已見於言外矣

猶釋文云崔集注本作巘案地理志作巘注曰山名字或作猶亦作巘水經注作猶

傳曰山名說文曰猶山在齊右曾案隋地理志曰北海郡益都縣有猶山方輿紀要曰猶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

地理志曰臨菑名營邱故齊詩云子之營兮注云毛詩作還

案班氏習魯詩此蓋魯詩之說師古以爲齊詩釋文云還韓詩作嫙好貌又案如魯詩說則是詩之作在胡公時矣不然何不云齊而云營也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三家詩集注云營茂昌皆地名案地理志琅琊郡有昌縣紀要青州府諸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昌縣故城又安邱縣西南有牟鄉城又案前書表田廣明封昌水侯在於

陵趙世家攻齊昌城卽漢昌國縣

地理志又曰嶧我于著乎而師古曰著地名沛南著縣右曾案史記曹參戰沛北攻著漢書曹參收著

漯陰卽此著也北齊省廢今沛南府臨邑縣東南五十里有故著城此亦魯詩之說與毛不合故不別標名改附此

南山

傳曰齊南山也右曾案卽牛山也劉昭稱孟子注曰齊南小山曰牛山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鎭其南水經注曰天齊水出南郊山下在今臨淄縣南十里

魯道

水經注曰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右曾案括地志曰鉅平城

今爲故城祉汶水逕其東其東南卽魯之成邑方輿紀要曰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有鉅平城

案甯陽縣在兗州府北五十里泰安府西南百有五里齊魯之通衢大道也齊于由歸在春秋桓公三年經曰九月齊侯禚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是其事也載驅詩曰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曰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箋曰汶水之上蓋有鄙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攷春秋經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預曰齊地左傳定九年齊侯致禮媚杏于衞則爲齊衞接界之地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地形志平縣有祝邱城非漢東海之卽邱也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形志鉅平縣有防城陽關城今東阿縣胡氏春秋傳曰師如齊師傳齊詩載驅刺襄公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行人儦儦儦儦泉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如齊師則羞惡之心亡矣蓋以載驅所詠爲莊五年夏之事也以愚攷之始四年及七年春之事耳左傳於會禚曰書姦也於會防曰齊志也杜預曰書姦姦發夫人齊志出於齊侯之意傳舉二端則其餘皆從之夫禚齊地往而會齊侯故知姦發夫人則如齊師會穀可知矣防魯地來而與文姜會故曰齊志則祝邱可知矣載驅之詩明是齊志況祝邱防魯道汶水俱在鉅平故曰詩所詠爲莊四年及七年春之事

也正義以祝邱爲姦從夫人穀爲齊志非是

南山之詩其作於魯桓公十八年公既死之時乎首章刺襄公故以雄狐起興傳訓懷爲思是刺襄公也箋訓來恐非二章刺文姜也葛屨服之賤者則既兩矣冠綏服之尊者亦雙止矣言五兩庶民多國止一君一妃故以冠喻無貴無賤各有配偶箋曰葛屨五兩喻同處冠綏喻襄公五人爲奇文姜與姪娣傅姆襄公往從而雙之亦是曲說彼齊子既有配偶矣易又從襄公而爲淫也箋云襄公送而從之在桓公時無此事若雖然云在莊公時則下章不應又刺桓公也

夫爲妻綱故易著閑家之訓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而受制於一婦人宜其死也故下二章又刺魯桓也

汶水

地理志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桑欽說右曾案水經注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括地志山在淄川縣東南七十里西南流逕嬴縣故城南在今萊蕪縣西北又西南流奉高縣北在今泰安縣東南又西南逕亭亭山東在泰安縣東南四十里又南逕博縣故城東又西南流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在泰安縣西南五十里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甯陽縣東北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又西南流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故城北郡縣志曰汶陽故城在兗州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龔邱今甯陽也又西逕蛇邱縣南在肥城縣南蛇邱西南有下讙城齊侯送姜氏處又西南逕剛縣北在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元人於此築壩遏汶入運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在今東平州東七十里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在東平州西南又西南至安民亭今安山鎮而入于沛

魏

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汶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以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地理志曰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又云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郡縣志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有曾案芮城縣今屬山西解州

郡縣志曰河中府春秋時爲魏地輿地廣記曰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漢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案唐河中府治河東縣卽今蒲州府治永濟縣也永樂故城在今永濟縣東南百二十里又南卽芮城縣也又今榮河縣在蒲州府北百二十里縣北十二里有汾水蓋魏國之竟狹而脩也

汾

地理志曰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山海經汾出上窳北山經文出晉陽山水經出汾陽縣北管涔山）西南至汾陰入河括地志曰汾出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郡縣志曰汾水北去寶鼎縣二十五里右曾案靜樂縣今屬太原府管涔山在縣北百四十里寶鼎縣宋改榮河今屬蒲州府汾水在縣北十二里西注於河縣處河汾二水之交也

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與班氏異蓋蒲坂亦魏地耳孟康曰

晉文公以蒲賂秦秦反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
案左傳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於河西
魏人在東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診其地望應在蒲坂故曰
河西河東此疑即孟康之所本亦可見蒲坂之爲魏地矣蒲
坂北接汾陰縣界汾陰有后土祠漢武帝所立在脽上亦曰
魏脽元朔六年得鼎于魏脽后土祠旁是脽亦魏地故唐人
脽上祠碑云故魏晉葵邱之地漢家后土之祠是也譜言魏
竟北涉汾水正義曰其竟踰汾放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
北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汾水又西逕皮氏縣
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皮氏故城在今河津縣西二
里古耿城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滎河縣

九十里河津爲耿地則魏竟不得踰汾矣班固引詩但稱汾
一曲之句此最精於地理一曲者汾入河之處稍折而西南
自南望之爲汾曲也通鑑周建德中伐齊諸將以汾曲戍小
山平欲進兵於此既而謀取晉州反軍於汾曲王氏曰自滎
河以西皆汾曲也故魏詩之汾祇在滎河之境以上不得通
也

山海經沮洳之山郭璞注引詩彼沮洳未詳當攷

十畝之閒

水經注曰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右
曾案譜言舜禹故都皆在魏竟舜都蒲坂已見於上禹都安

邑在魏東北百四十里大都魏地隨河勢邪曲郇瑕氏故虛不方在其北故知也　截長補短應不減百里之方但其地墝瘠多山故民俗儉嗇非必地隘人稠也碩鼠之詩民方將適彼樂郊何至無所容乎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漢書食貨志曰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詩言桑者明是中田廬舍之旁采桑來往不得如疏申箋義所云一夫不能百畝纔是十畝之閒也毛詩箋義但云十畝之閒刺時也傳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泄泄多人之貌詳傳之意乃是刺國無政使男女無別如樂府羅敷行之類耳自續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箋曲徇序疏又曲徇箋遂云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不知去古則遠人情則近女有餘帛不將農歎斯飢

邪

河之干

傳曰干厓也右曾案水經注云河水出龍門口河在河津縣西二十五里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逕梁山原東在今韓城縣西北又南逕汾陰縣西又逕郃陽縣東故城在今縣東四十里又南逕陶城西在今蒲州府南對蒲津關門外在府西又南過蒲坂縣西在府東南五里又南過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後入於晉唐風所云首陽也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在今華陰縣東北又南歷潼關屈而東北流又東逕闕鄉城北郡縣志曰河水在永樂縣南二里又東過河北縣南東逕芮城芮伯萬出居于魏是其故畫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又東過陝縣北北對茅城故茅戎邑也然則河自會汾以南至於茅津以西其東岸北岸當俱是魏地

唐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徙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虛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善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正義曰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河東平陽縣應劭曰堯都也皇甫謐曰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于安邑或于晉陽則夏都亦在晉竟故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也地理志

曰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又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又云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非謂武公始都絳也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杜預云翼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右曾案括地志曰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夏后孔甲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虛爲唐侯及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滅之以封太叔國語董因曰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是也史記世家曰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東宇（誤當作閒說詳下）此就始封時言之也又曰西有河西與秦接竟北邊翟東至河內晉語曰景霍以爲城（山海經景山北望鹽販之澤喜縣東南韋昭以景霍爲一山非是）汾河涑澮以爲淵此就獻公以後言之也唐

改爲晉在康王之時而詩不曰晉可見康王以前已采得唐國之風而後之太師因而不改謂成康昭穆之世無風者謬也釋文謂本其風俗故云唐則衞風不云殷魏風何不云虞夏乎晉陽縣今太原府太原縣也曲沃故城在今絳州聞喜縣東絳在今平陽府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古晉城是也翼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十五里

唐之得名以堯虛晉之得名以晉水唐叔封晉陽賈服班鄭無異說至皇甫謐則云堯都平陽于詩爲唐國見正義而張守節祖之臣瓚謂唐今河東郡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于絳十里括地志謂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唐城堯裔子所封近世顧氏左傳補正祖之紛紛異說請一一辨之地理志於平陽下不言故唐國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水經注曰平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通鑑前編曰平水一名晉水此正俗之所名左傳趙朔爲平陽大夫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截然兩地不得以平陽爲晉陽也既無晉水安得爲晉之所都則謐說非也霍爲文昭武王時封至春秋閔公元年始滅於晉地理志曰河東兗縣故霍國唐霍豈竝處一二十里之閒乎且去晉四百里何取乎晉之名以名其國乎則瓚說非也翼城之唐漢人無言之者酈道元博極羣籍而滄汾注中曾不一及爲此說者祇見左傳有成王滅唐而封太叔之語而是時之晉都於絳沃新田以爲前世遷都亦必不遠不自知其鑿空無據也則括地志之說非也顧氏補正曰翼絳北距晉陽七百餘里酈後世遷

國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又據世家唐在河汾之東一語謂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西不合此尤目不見睫之論也杞遷東國許遷容城楚遷壽春或千餘里或七八百里何云遠不相及晉封太原逼近戎狄故祝鮀述唐叔之封曰疆以戎索然當成康之世周道郅隆狄亦不能爲患故詹桓伯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燕亳卽燕京春秋襄公十年同盟于亳城北公羊作京城北形相似而譌也後漢書西羌傳王伐燕京之戎十三州志汾水出雁門武州縣之燕京山卽其地也周官職方氏并州澤藪曰昭餘祁地理志曰太原鄔縣九澤在北并州藪則晉陽正在并州之域安得謂皆戎狄之地乎成侯徙都計其時蓋當穆王共王之世是時周道始衰徐戎侵洛翟人侵畢畿輔近地猶有戎狄之轍而況太原成侯之徙有由然也顧氏乃以春秋之時勢上例宗周之盛何哉史記正義引世本唐叔居鄧宋忠曰鄧在大夏括地志曰故鄧城在慈州昌甯縣東二里然封於河汾二水之東正合在晉州平陽縣張守節以平陽爲唐誠誤然足證史記東字之譌何則水經言汾水過平陽縣東郡縣志言平陽縣東有汾水則平陽故城亦在汾西河東今平陽府理臨汾縣治白馬城則在汾水東矣而張氏案文定義云正在此可見史記及正義兩東字原本竝作閒字今傳刻訛耳唐風疏引此亦作東否則云唐在汾東於義已足何必言河顧氏之辨亦未之思也

水經曰晉水出太原晉陽縣西懸甕山注曰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云出龍山一云出結繩山在縣西北非也今在縣之西南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徐才

宗國都城記見史記正義曰燮父居晉水旁蓋卽漢晉陽縣矣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是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王氏稱諸侯譜曰晉穆侯遷都于絳孝侯改絳爲翼獻公又命曰絳景公遷于新田案杜預土地名絳今絳邑縣翼今絳邑東有翼城郡國志補注曰翼在絳邑縣東八十里是翼非卽絳也蓋昭侯爲潘父所殺孝侯旣誅潘父心畏桓叔之强東徙於翼至武公又自曲沃徙絳獻公城之左傳漢書可據非獻公復改翼爲絳也

沃

傳曰沃曲沃也水經注曰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潛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曹氏曰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右曾案左邑故城在今絳州聞喜縣東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是聞喜縣治乃故左邑之桐鄉也應劭曰聞喜今曲沃也秦改爲左邑郡國志劉昭注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此注未詳何人所作據此是聞喜亦古曲沃地而曲沃故城乃卽左邑廢縣也地理志左邑聞喜並屬河東郡國志無左邑縣詳應氏之說似東漢罷左邑而以聞喜治之班氏但據見在縣邑書之故不係曲沃於左邑而係之聞喜也桐鄉故城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五里接聞喜縣界

葵邱之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趙岐注曰無以私恩擅有封賞疏謂如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左傳晉滅偪陽以予向戌向戌辭曰是臣勤諸侯以自封也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孔子是國與邑可通言封也左傳封桓叔於曲沃亦祇賜之以邑耳但大都耦國禍亂之基故師服曰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言晉祇甸侯而成師在沃儼然敵國能無亂乎乃孔氏正義遽倡爲沃國之說椒聊疏曰桓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違義害經莫此爲甚

鵠

傳曰曲沃邑也正義曰曲沃旁更有邑右曾案水經注曰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則鵠沃爲一地李廷寶曲沃辨云今沃南十里有安鵠村卽古鵠邑則在今曲沃縣也未知孰是

首陽

正義曰首陽之山河東蒲坂縣南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曰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郡縣志曰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輿地廣記曰在永樂縣北三十里右曾案此本魏國之山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僖公五年冬十二月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其世子申生於是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父子之親而讒言行焉國人懼矣此詩儻作於此時與山在今蒲州府東南三十里

秦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迾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于雍云正義曰伯翳伯益聲轉字異一人也秦本紀云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翳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陶子伯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是也中漘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地理志曰非子邑于秦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史記曰厲王無道西戎滅犬邱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文公元年襄公子居西垂宮三年冬居汧渭之閒甯公文公孫二年徙居平陽德公甯公子武公弟元年初居雍獻公徙櫟陽孝公居咸陽世紀云襄公徙汧文公還居大邱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通典曰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始封之邑輿地廣記曰秦州隴城縣有秦谷右會案徐廣曰天水隴西縣有秦亭今秦州清水縣西南二十五里故秦城是也括地志曰西犬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有西縣故城古西垂也襄公居汧括地

志曰隴州汧源縣東南三里有汧城汧源明省入隴州今屬鳳翔府西距秦州二百五十里平陽故城在今鄜縣西四十六里雍故城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七里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北三十里咸陽故城在今縣東三十里

康成曰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信如此言又安得有附庸之詩哉夫檜爲子男之國見於國語而儼列於風秦仲爲附庸之君而車鄰儼登於什可知西周之世無國無風矣且今僅以車鄰爲秦仲詩者毛詩說耳服子慎左傳解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依此則駟驖小戎亦秦仲之詩矣疏引鄭語以證秦之國大於邾莒夫桓公訪於史伯在幽王九年秦仲之卒在宣王六年秦仲既卒其子莊公伐西戎并得大雒之地故史伯云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倩也且大其將興乎姜嬴之倩原其先人之有德且大言莊襄之闢國豈謂秦仲之國已大乎董子曰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方二十里者名秦仲以字配國正猶之邾儀父蕭叔之類耳

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阪

傳曰陂者曰阪正義曰李巡云陂者謂高峯山陂曹氏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卽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迴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右曾案水經注曰秦水出大隴山秦谷西歷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又西南注清水郡縣志曰秦州清水縣有小隴山一名隴坻方輿紀要曰隴州隴山在西北六十里小隴山在西八十里路通臨洮羌爲秦鳳要害

西戎

漢書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右曾案西戎犬戎昆夷一也本在塞外爲荒服厲宣以後入居中國幽王之末散處岐豐襄公攘之故云伐戎至郊詳小雅昆夷西戎

終南

傳曰周之名山中南也左傳曰中南九州之險也地理志曰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關中記曰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郡縣志曰南山東抵陝虢西接岐州長安志曰終南橫亙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相距八百里右曾案襄公居汧在今隴州終南首起於此故以托興班志言在武功者指其主山也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

鄭譜言襄公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史記秦本紀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案本紀是也甯公二年魯隱八年遣兵伐蕩社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三年與亳戰亳奔戎遂

滅蕩社十二年伐蕩氏取之武公元年晉桓十五年伐彭戲氏郎彭衙至華山下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天水有冀縣十一年初縣杜鄭京兆有杜縣鄭縣滅小虢德公元年居雍城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是德公之世竟尚未至於河曾謂襄公遽有周都八百里之地哉秦孝公令曰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李斯諫逐客書曰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是東地至於河者穆公也平王東遷之後有黍離之詩是東西都聲問未嘗絶也鄭徒見終南之詠大夫之戒襄公者已引終南爲喻遂謂襄公亦得岐東今放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而外莫如終南史記曰秦嶺天下之大阻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後漢書曰赤眉大掠長安乃引而西自南山轉掠城邑入安定北地括地志曰終南南山楚山秦山周南山地肺山凡有七名郡縣志曰南山谷之大者有五斜谷鳳翔府郿縣西南駱谷西安府盩厔縣西南百里即褒斜道三十里即褒斜道二十里即儻駱道也子午谷在長安縣西南百里田谷在縣東南路通王莽通子午道即此藍上洛古嶢關也衡嶺谷亦在藍田縣是也郿縣斜谷正值岐山斜谷之西又有箕谷三國志諸葛亮伐魏揚聲由斜谷道趨郿而使趙雲鄧芝據箕谷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四十里則在岐山之西矣柳宗元曰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要之自西抵東綿亙不絶實皆一山何必豐鎬之閒始爲南山哉

紀

傳曰基也正義曰山基也曹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岠曰終南之旁有岠山

堂

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箋曰畢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曰釋邱云畢堂牆李巡云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郡縣志曰畢原在京兆府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寰宇記曰堂即畢原也右曾案堂以崖高如牆爲義亦以高平爲義故曰道平如堂箋亦曰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今鳳翔府竟渭水之南有方山原隴州西南二百里和尚原寶雞縣西南八角原寶雞縣東南三十里五丈原郿縣西三十里皆平如堂者也

渭陽

箋曰秦時都雝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正義曰晉在秦東地理志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郡縣志曰京兆府咸陽縣渭水在南三里秦咸陽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右曾案知在咸陽者咸陽在渭北涇南自雝至此必渡涇而東至於蒲津春秋晉伐秦濟涇而次亦此地也正義曰雝在渭南東行必渡渭誤也水經注云雍水出雍山東南流逕秦惠公所居祈年宮東又東逕召亭南又東南與橫水合又南逕美陽縣西又南流注于渭雍山在今鳳翔縣西北三十里祈年宮亦曰橐泉宮今鳳翔府治也其南七里爲故大鄭宮城卽秦所都也美陽故城在今武功縣西北二

十五里雍水出雍而東南入渭則雍在渭北矣方輿紀要曰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渭水在南三十五里自寶雞縣西南九十里東流入境則渭遶雍南而不入其竟明矣

陳

譜曰陳者大皞虙戲氏之虛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于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云案樂記陳與鄭祝其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地理志曰淮陽國陳縣故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又曰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尚巫鬼通典曰陳州宛邱縣古陳國都右晉案水經注曰陳城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城實中通典曰神農都陳左傳曰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是胡公爲遂之支裔也地理志但言大姬好祭祀用巫匡衡疏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不言無子左傳云陳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是太姬有子也陳縣今爲陳州府治淮甯縣也

宛邱

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

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故李巡孫炎皆取此傳爲說爾雅曰陳有宛邱邱注曰今陳郡陳縣水經注曰宛邱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無處矣王氏曰今陳州城在古陳城內西北隅陳都在宛邱之側

案爾雅云宛中宛邱又云邱上有邱曰宛邱陳有宛邱邱此郭氏所以訓宛中爲中央高峻也夫毛公之時宛邱無恙此必目驗知之李巡孫炎亦前於郭氏而從毛傳則其邱可知王隱與郭氏相去不遠云漸欲平意僎或以漸平者不足爲名邱別指陳地之邱以爲宛邱故顯違毛訓乎至於後魏酈氏遂謂今無處矣則後世之所謂宛邱如郡縣志云在陳州宛邱縣南三里輿地廣記云邱上有邱今其地形則然寰宇記云在宛邱縣南三里高二丈皆非詩之宛邱也

東門之池

水經注曰陳城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郡縣志曰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右曾案據此則正義謂在東門外者非也

墓門

傳曰墓門之道右曾案古者族葬晉之九京魯之闕公氏是也陳則未詳序曰刺陳佗也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羊傳曰涯于蔡蔡人殺之左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佗卽五父厲公

則桓公之子躍也史記謂佗與五父爲二人以厲公爲佗以躍爲利公又謂厲公立七年如蔡淫而蔡人殺之果爾則春秋不應書爲陳佗矣詩序亦當云刺厲公矣是則遷之誤也

墓門之詩蓋刺佗之淫佚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列女傳陳辨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爲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梅云攸吳之通于上國在魯成公之世而陳佗在魯莊之時詩本刺佗之淫而辨女即歌以刺居父其義正同也

防邛

傳曰防邑也邛邱也郡國志陳國陳縣劉昭稱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株林

傳曰株林夏氏邑也正義曰邑在國外劉昭郡國志補注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右曾案詩云朝食于株計其邑必近國今亡其處或曰西華縣有夏亭城去縣三十里縣在陳州府西北九十里

郡縣志曰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陳株邑也攷方輿紀要曰歸德府西南至陳州二百八十里甯陵縣在府西六十里然則柘城在陳國東北百四五十里也寰宇記曰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攷紀要云商水縣在陳州西南九十里南頓城

卽今縣治古頓城在縣北三十里然則商水乃古頓國地且俱迴遠非是

檜（譜在衞後鄭前　左傳國語作鄶地理志作會）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在禹貢豫州節一句　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于虢釋文曰王云周武王封之于洧洛河潁之閒爲檜子正義曰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妘姓之中又有鄢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世本會人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鄭語以爲黎後者以吳回係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通典曰河南密縣古鄶國有鄶水郡縣志曰鄶城在鄭州新鄭縣西北（舊作東北誤也）三十二里（括地志作二十二里）

右曾案據左傳國語公羊傳則幽王末寄帑於檜武公因通其夫人叔妘平王之初遂取其國而滅虢焉高氏曰鄶城在禹州密縣東北五十里

禹貢外方康成曰潁川崇高縣崇高山蓋本地理志今登封縣北之太室山也於密縣爲西北譜曰檜在外方之北劉楨曰鄶在外方之南左洧右洛居兩水之閒食潛洧焉然徐廣馬彪杜預竝言檜在密縣則不得爲外方之北也

檜風皆西周之詩而匪風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似是東周人語此蘇氏所以有檜詩皆爲鄭作之說余友魏默深所著

詩古微本鄭譜次第以爲篇簡錯亂匪風當是王風之末篇
以愚攷之乃是刺鄶仲之受鄭帑賄也桓公寄帑賄於檜在
幽王八年越二年而有大戎之難公羊傳言先鄭伯有善於
鄶公者通其夫人以取其國夫人卽周語所謂叔妘也先鄭
伯則武公也帑孥字通桓公以武公寄檜武公遂賓緣以通
其夫人及平王之初遂取其國蓋自寄帑以來不過四五年
耳匪風之作殆見帑賄之寄爲檜亡之徵欲以覺悟其主乎
夫帑賄之來無端而至非其道也故以發發之飄風興偈偈
嘌嘌之車疾驅而至而鄶仲曾不爲按劍之眄恬而受之至
使中蕞有言桑中志喜下國之亂如此非由王朝無人周道
滅乎憂國之士是以顧之而怛然也末章言亨魚煩則碎治
民煩則散仲既恃勢而不德民將散矣況又受鄭之寄以促
其亡乎如有能還帑賄於西者猶可延旦夕之命我將懷之
好音矣此則匪風之義也自毛詩篇誼但云思周道國小政
亂憂及禍難而不實指其事夫禍難之端孰如帑賄之寄孰
如寄帑滅虢檜之速詩人豈於此不言而漫爲無病之呻吟
又豈不憂其國之將亡而但泛焉憂天下之無王哉康成作
箋不申憂及禍難之爲何事而爲檜在周東有能西仕於周
者我則懷以好音夫西仕於周何救禍亂衞武公鄭武公莊
公入仕於周東西周俱有之大車之箋謂子男入爲大夫鄭
豈遽忘之哉何詩人於此乃設一不可必之詞擬一無何有
之人曰誰將西歸乎

曹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曰沛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于魯衛之閒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地理志曰沛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在南正義曰曹都雖在沛陰其地則踰沛北郡縣志曰古曹國在曹州沛陰縣東北四十七里案本定陶縣唐貞觀初省爲定陶鎮輿地廣記曰廣濟軍定陶縣宋太平興國中復置縣元祐中兼置廣濟軍故三朡國陶邱在西南菏澤在東北右曾案今

定陶縣屬曹州府

南山

傳曰曹南山也括地志曰有曹南因名曹郡縣志曰在曹州沛陰縣東二十里寰宇記在東南詩南山朝隮是也右曾案春秋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曹南卽此十道志曰曹南山汜水出焉水經注汜水入菏漢書高祖卽位汜水之陽明一統志曰山在曹州南一百里州今爲府治菏澤縣方輿紀要云在曹縣南八十里未詳

邾

傳曰邾伯邾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左傳曰邾文之昭也服虔曰邾國在解縣東邾瑕氏之虛也說文曰國在晉地水經注曰涑水西逕邾城邾伯故國也今解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

在猗氏縣故城西北杜預云在解西北非也輿地廣記曰河中府猗氏縣有郇城括地志曰在縣西南四里右晉案方輿紀要曰蒲州臨晉縣有解城在縣東南十八里春秋時之解梁城漢之解縣也有郇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文王子郇國也

豳

地理志曰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公劉所邑徐廣曰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說同晉省栒邑入漆縣故也通典曰邠州故豳國郡縣志曰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栒邑故城在東二十五里括地志曰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原上右晉案國語曰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周本紀曰不窋奔戎狄之間然則自邰適戎狄者不窋也周本紀曰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然則公劉非自邰出徙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周本紀曰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公劉爲不窋之孫則非太康之世也方輿紀要曰慶陽府治安化縣郎古不窋城南至邠州二百七十里三水縣在邠州東北七十里又曰州東北有豳亭州東五十里有豳谷又有古公城今爲古公鄉

七月者豳之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公劉立國於豳至于太王奕世載德勤恤民隱重農務本民懷其化於是作七月之詩周公采之以訓成王於以見先公忠厚之化致此淳俗周之王業實基於是故毛詩篇誼曰陳王業也不登於二南者尊先公以別於文王之化也不入於二雅者閭巷之作非朝

廷之事也何以言之地理志曰昔后稷封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孔叢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卽陳王業之說也而班氏推本於民風是知詩之作於民閒也續序言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周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亦未明言周公所作至康成作譜乃言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之變風焉夫周公之陳此詩也在遭變以後與抑未遭變與書缺有閒不可得知顧謂述序先公之

職以比序已志太師以其主意豳公而別之爲豳風殆不然矣緜述太王不聞爲岐風生民述后稷不聞爲邰風且召康述公劉則登於雅矣周公述文王又登於雅矣七月果爲周公所作何以不登於雅而別之爲豳風以王朝三公之制作下儕於國風則雅降爲風何待平王哉鄭志荅張逸周公事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于雅前此自是鄭之臆說豈可以言毛義哉

說文曰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重文豳美陽亭卽邠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豕此許氏之誤也美陽有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見於地理志所謂岐周也東北去豳百三四十里

烏呼聖人之心其不可見乎周公之誅管蔡商奄於書則金縢大誥於詩則鴟鴞東山破斧顚末具在而不能不爲說之者所亂聖人之心可得見哉予嘗攷其歲月比其事之終始而論之以附於說詩書之末焉昔者武王十三年克殷十五年有疾周公請以身代十七年十二月武王崩成王元年二叔流言夏六月葬武王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征二年克殷封微子代殷後周公作鴟鴞秋成王迎周公三年踐奄定淮夷還歸誥庶邦四年遷殷民封康叔於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何以言之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畔乃歲者乃後之歲立爲位冢宰總百官也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于是祿父及三監叛夫管蔡流言原欲間疏周公於王王疏周公則公必遜位羣叔無長於管叔者則王必召管叔而與之政金縢書之曰管叔及其羣弟言管志也周公知管叔之不足以定天下故卒相王室管叔之計不行故謀叛益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叛乃攝行政當國管叔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于是卒

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東伐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作大誥是武王崩後三監卽叛周公卽征其征也以成王命
而非專兵擅制明矣伏生書傳曰攝政一年救亂謂此也此
則成王元年之事也逸周書二年作師旅臨衛攻殷此紀克殷之年
而連作師旅言之殷大震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
于郭陵書傳曰攝政二年克殷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
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詩
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史記云歸周公于兵所作歸禾周公既得
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夫天降福祉成王不敢尸其功而以
歸之周公則君臣之閒初無疑忌可知也王有弱弟能奉使

命而雷風之變王與大夫盡弁言弁則是已冠王之年不甚
幼亦可知也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
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不曰東征而曰居東與詩言我徂
東山同義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毛詩篇誼曰鴟鴞救亂
也其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王室二子者金縢之所謂
罪人也公爲此詩以遺王首言二子宜誅不可以親親之故
廢大義此言殷蠢雖殄室家未固漂搖風雨正綢繆拮据之
時不可以巢幕處堂自謂無患故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逸書度邑曰辰是不失我所未定天保奄與五十國未定延
侯衞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于唐虞夏
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作詩

以貽之王於此未敢訓公則猶未知公之志以爲殷蠢已殄天休已至何嘵嘵爲哉而會有上天動威之異乃遂自新往迎此則成王二年之事也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依馬融本今本作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蓋二年以前周公以王命行及王遘雷風之變乃親迎東征故成王征將蒲姑誥多方皆不著周公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天下大說逸書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史記曰管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言二年者不數出征之年也毛詩篇誼曰東山周公東征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美周公也破斧傳曰四國管蔡商奄書傳曰攝政三年踐奄故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又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則成王三年之事也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衞世家云周公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間故商虛逸書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書傳曰攝政四年封侯衞此則成王四年之事也五年營成周亦伏生說凡所引皆見正義由是觀之周公之心一以天下爲心已矣武王曰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穫予有不顯朕俾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乃今我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惟武王知周公之能以天下爲心故欲授之位而周公涕泣共手而不受於是乎植璧秉圭請命三王惟兢兢墜天之寶命是懼則周公之心固明著於祝冊之中矣昊天不弔武不少

延惟沖子曷克終朕晦公於是焉而辟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難矣何則天下未集主少國疑公出則二叔入以二叔之才
撫新造之邦將不數月間亂者四起不惟是也周公惟無貪
天下之心故於武王之命涕泣共手而不敢對二叔乃肇流
言之釁必且假武之命周者以自命而沖人不得保其位則
墜天降大命遏佚前人光公將不得辭其責夫是以毅然以
身任天下之重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則周公之心
又明著於其語矣書序聖人之所作也周公之書十八篇始
於金縢終於立政無非所以佐成王也而於嫌疑之際尤謹
之大誥曰相成王自歸禾以至息慎之命頴亦曰相成王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誥皆繫之

成周詩聖人之所錄也七月陳先世之風以明王業之艱難
鴟鴞明人倫之變而憂天保之未定鴟鴞之志即七月之志
也繼之以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以見內弭父兄外援諸
侯上格神主下輯兆民不出三年憂勞勤苦若是其至也皆
所以著明周公之心乎天下也故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洎
乎秦漢去聖遠大道蕪厖說鑫起荀卿大儒也而創爲履天
子籍聽天子之斷以啟莽操之端馬遷良史也而刺取周公
奔楚之文以髣金縢之說馬融鄭氏許慎王肅說經名家
也而弗辟則辟位辟罪辟法異訓居東則東征東都殊文淆
亂學者之耳目蓋于餘年於茲矣夫常人之情不可以測賢
者而況於聖遜位者避嫌也避嫌之事賢者弗爲辟罪辟法

不告之成王而告之二公是專輒也專輒之事恆情弗順而
鄭氏又雜取孫卿馬遷之謬記以罪人爲公屬之與知攝者
公爲鴟鴞以詩之王吾不知其視王爲何如人視二公爲何
如人而周公又奚論哉嗟乎去聖遠大道蕪厖說蠭起非好
學深思者惡能心知其意庶幾聖人之心於萬一哉故僅擇
周秦之醇說比次其歲月而妄測之曰弗辟之心即請以身
代之心雷電以風之天即翼日乃瘳之天取子毀室之詠即
死喪孔懷之詠瘠口嘵音之志即勤施旁作之志而總之一
致天明命定天保永靈期俾皇祖得高位於上帝之心也願
以質世之讀鴟鴞金縢者
或曰子以七月非周公作固已鴟鴞之附於豳何也曰鴟鴞

猶七月也陳七月於未遭變之前陳鴟鴞於已遭變之後使
若錄舊也者而後人遂以爲豳人刺豳君之作見趙岐孟子注然則
東山以下之附於豳何也曰是固有不得不然者將附於二
雅乎雅之中無此體制也將附於二南乎變風不可以爲正
也將別一編乎周公不之魯不可以爲魯風壓於天子不可
以爲周風鴟鴞既附於豳矣則太師亦竊取周公之意而附
之豳焉爾季札聞歌豳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
謂七月也周公之東謂鴟鴞東山也

東山

右曾案黎陽東山也一名大伾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國語商
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漢書溝洫志賈讓言黎陽南故大金

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北盡魏
界卽此東山也今在衞輝府濬縣東二里周五里高四十丈
有奇舊說謂周公居東爲東都非也伏生書傳攝政五年營
洛邑王肅云七年而克殷在攝政二年時無東都也武王度邑未
嘗營建至成王定鼎於郟鄏而後東都之名定故知非也詩
言東山史記以東爲兵所周書言臨衞攻殷一也墨子曰昔
周公非關叔東處于商雖傳聞異詞可見居東卽東征在商
地矣其所以必徂東山者是時管蔡首亂啟商而徐奄蒲姑
淮夷同時煽動徐在臨淮奄在魯蒲姑在齊淮夷在淮浦熊
盈未詳黃帝之後有熊姓少昊之後有盈姓盈通嬴泰山有嬴縣有熊之虛卽鄒未知是否大率皆東
諸侯也商在河北與之往來必道黎陽東山距武庚所居之

朝歌纔七十餘里俯臨大河控扼要津黎陽津南岸曰白馬津張儀說趙王秦守
白馬之津此由南以制北也韓非說秦王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此由北以制南也以此離其黨與制
其死命此商之所以大震也
王氏曰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
行山東山卽商地案商都在太行山東故衞滑相魏洛邢皆
目太行爲西山三國志袁尙循西山而南是也自澤潞晉絳
言之乃爲東山周公伐殷不應舍河南坦途取道于晉之山
險使武庚置一軍塞壺口則周敗矣故知不然也且管蔡本
封俱在河南周公徂征自必先舉管蔡而後及殷衞世家云
管蔡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此雖探其意而爲之詞亦可見
時之所急在河南必不道晉絳澤潞而東也

四國

傳曰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東方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也書序言成王者君統臣功此則專美周公也說文曰奄國在魯書多方序注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左傳注曰奄嬴姓括地志曰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右魯案郡國志曰魯國魯縣古奄國

白虎通引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此所引傳未知何書但破斧缺斯明是征殷之士托以起興周公黜陟修二伯之職何有斧斯之破缺傳蓋斷章取義未可據以說詩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